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每份售壹萬元·

再版

第二卷 第十六期

專論

論和平問題 吳世昌

瘋狂了的中國 周綬章

新聞自由的低潮 葛思恩

討論

與潘光旦先生論文化書 倪正和

生活與文化

不令人服輸的成功 費孝通

觀察通信

參政會和平運動的三個階段（南京通信） 浦熙修

「六二」在民主廣場（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兩年前的老樣子又回來了（天津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閒欄

獄中生活簡記（四） 張東蓀

讀者投書

關于投書
天昏地黑
事實并不如此簡單
呼籲「解除恐怖的威脅」
完全的自由·無情的正直
士大夫的考驗
持論務須矜慎
朝陽學生的哭訴
預伏一着
低氣壓中的巨雷
誰下令逮捕學生
對付學生并無禁用達姆彈之例
惜一人命而寒萬人心
外交部情報司來函
新疆警備總司令部來函

觀察文摘

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看法 費孝通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啟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賀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韋廷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李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師[illegible] 戴文葆 戴鎦齡 龔乾 鄒劍芬

關于投書　編者

一、日來投書奇擁，本欄篇幅有限，勢難一一刊出，謹請投書未能刊出的讀者原諒，我們便此希望讀者投書，力求簡短，俾在有限的篇幅中可以多登幾封讀者的來信。

二、許多讀者投書，不署眞姓名及確實地址。我們認為這是一種不誠實的態度。要說話，就要有勇氣擔當說話的責任；至少亦應對編者負責。一方面希望本刊發表其意見，一方面又不註明自己的地址，這種態度是不公道的。以後讀者投書，務請註明通信地址。不附通信地址的投書，我們不願刊載。

三、有許多投書，我們雖然選載了，但深恐投書發表後，投書的讀者可能遭受意外的牽累。我們為愛護讀者起見，如有必要，我們將不以其眞名字發表，僅以××代之，藉以保障其安全。

四、自從本刊幾篇論學潮的文字發表以後，各地讀者紛紛惠函慰勵。編者因最近編輯工作驟然加重，不克一一復謝，謹此致歉，並申謝忱。

天昏地黑

編者先生：讀「觀察」第十四期先生專論二篇，深為感動。中大學生有將其拆為壁頁張貼於佈告欄者，觀者如堵，足證人心不死，公論不泯。自三報停刊，大公失公之後，對此次學潮忠實報導勇於發言者唯「觀察」而已。夫反內戰反飢餓及活命第一之呼聲本屬天經地義，然竟被誣為違法暴亂「奸匪」操縱，則其對和平之深惡痛絕彰彰明甚。按人民請願自由，約法憲法均有明文規定，一黨訓政之於人民尚可謂網開一面；至「三黨訓政」則并此一面而取消之，則所謂民主黨派，所謂社會賢達，無異助桀為虐，而所謂「自由份子」之面目亦已大白於天下矣。執法犯法，朝令夕改，秩序云乎哉？民主云乎哉？五二〇遊行事前既已通知治安機關，事發又無踰越之處，遊行口號如「雙方立即停戰，恢復政協路線」尤無絲毫「左袒」之嫌；行列且以巨幅國父遺像及其遺訓「和平奮鬥救中國」為前導，倘并此而視目為「奸匪」，則創建民國之中山先生，召開政協之國府主席，以及參與協商之各黨代表社會賢達，罔不為奸匪者矣。然慘案竟已造成，國父遺像亦遭水龍噴射，其下額且於憲警大打出手時慘遭撕裂，此等暴行出之於當局之手，信徒云乎哉？革命云乎哉？竊以今日烽火方熾，和平運動難期速效，學生運動與參政會之呼籲蓋同屬知其不可而為之，期以大聲疾呼聊表民之所向而已。飢者思食，渴者思飲，人人知其必然，今則「畫餅充饑，望梅止渴」亦屬「違法」，則所謂不虞匱乏之自由免於恐懼之自由尚復何望乎？宜其血案層出不窮，捕人失蹤日有所聞；恐怖氣氛籠罩全國，遂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和平呼聲亦日趨低沈矣。夫官方宣傳，素多自打耳光，其狂妄幼稚之處更不啻為尖刻之自我嘲諷。「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固為官方所樂道，而「要自立才能獨立，要自強才能自由」且為「厲行」之金科玉律，然則凡事何躬自若斯其薄，貴人又如彼其厚耶？國民黨素以實行三民主義自命，今則執政垂數十年，國事日非，生民塗炭。言民族則外蒙獨立，邊民離心；言民權則失蹤逮捕，人人自危；言民生則豪門兼併，餓莩遍野；有識之士，莫不痛感中國革命已非「速度」問題，而為「方向」問題；然三五御用理論家猶力言歐美三權政府之不夠「萬能」，間接民權之不夠「徹底，中國社會之「僅有大貧小貧」而無階級問題」：凡此種種，誠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完」。青年學生熱情磅礡，憤懣於中，不能自已，經長期之醞釀，遂爆發而為如火如荼之運動。當局者苟能俯察輿情，宜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似此奔騰澎湃之巨流，斷非少數「奸匪」所能煽惑，尤非皮鞭鐵棒所能遏止。官方報紙初以學生要求增加膳費為不夠堂皇，及運動擴大為反對內戰，則又誣為「變質」，為「受人指使」。實則指使者另有其人，被指使者亦另有其人：少數學生之「反飢餓」遊行既未遭憲警之鼓擊，又未加以妨害秩序之罪名；五二〇遊行之標語漫畫不旋踵即被塗去（諸如「中國官僚無行政效率！」），而彼等「反暴動」「要戡亂」之標語竟然尚存，則個中眞昧不難知矣。要之，今日大局動盪，民不堪命，自救救國，厥在和平民主。然際此天昏地黑之日，欲言和平民主，微青年學生與公正輿論其誰與歸？其誰與歸？

劉××　六月三日　南京

事實並不如此簡單

編者先生：持續近月，瀰漫全國的「學潮」，似乎已因政府之高壓與「疏導」雙管齊下的政策而漸見消弭。當局諸公或許認為我們已經懾於威勢，萬事俱罷，而不免大嘆其正義之「為用無窮」。但我們親身參與這次學運的人，認為事實並不如此簡單，本擬撰文詳述這次學運的緣起、目標、目前所以休止罷課、取消六二遊行，以及今後我們對於要求和平、解決國是的態度與行動；日昨讀觀察十四期先生大文，義正詞嚴，一片丹心，已足為我們暢言所欲，無庸再敘。不過有一點，我們還得特別提出的：就是目前所謂「學潮漸趨平息」，絕不是說政府的木棍，水龍頭，騎兵隊，以及非法逮捕的政策已經發生任何效力。只要內戰一日不停，政治一日不澄清，我們的反暴行、反內戰的救國運動便一日不會終止，我們的力量也將一次比一次更壯大，更堅強！因為我們深知：一切代價都必須要以犧牲去爭取的！

劉斐孫　六月二日　南京

呼籲「解除恐怖的威脅」

編者先生：這杜兗還未提起，我的心裏早已被這（下接二十二頁）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第十六期

三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二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周綬章：南京新民報主筆

葛思恩：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倪正和：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論和平問題

吳世昌

一 前言

中國有內戰，不自今日始。說遠一點，二千年來的歷史幾乎只是一部相砍史，中間的和平只可看作休戰。其間的是非和正統很難說。有一句人人習知的名言叫作：「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充分說明了中國歷史上內戰之是非與名分之不可靠性。說近一點，民國以來，包括抗戰後期在內，幾乎每年都有或大或小的內戰。當其戰時，在交戰的一方都稱對方爲「逆」或「匪」。北洋政府時代如此，北伐時期如此，擴大會議時如此，勦共時期更是如此。素無內戰之名，有之則爲旁觀者的西文報紙，稱爲 Civil war。抗戰末期，重慶中宣部招待外國記者，有人問起中國在打敗日本以後會不會有 Civil war？因此在官方報紙上也有了「內戰」這名稱。後來重慶和平日報（原名掃蕩報，是江西勦共時期辦起來的），把「內戰」改爲「內亂」，於是這兩個名稱似乎有了不同的含義。其實「內亂」這名稱只是還原而已。

但是，中國的內戰雖然和她的精神文明有同樣悠久的歷史，却很少有第三者提出要求和平的運動。有之則爲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之北上，他是爲南北和議而去故都的。不幸天不佑我中國，他在故都一病不起。只留下了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還七個字，後死者到今天還沒有做到，今日國民黨的所謂「忠實」同志，當然更是根本不理！

爲什麽歷來的內戰期中沒有人民要求和平，發起運動呢？爲什麽在民初軍閥混戰期中，沒有學生爲反內戰而請願遊行呢？第一，因爲無智識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宿命論消滅了他們自發的努力。其次，因爲智識分子根本不承認北洋政府是一個請願的對象，他們知道有些統治者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殺起人來却和野獸一樣。住在北京的人常常看到抓學生，看到天橋殺學生，叫作「亂黨」。抓來殺去，有血氣的青年都跑到廣東去革命了，何必和談？第三，我們甚至還可以說，當時內戰區域沒有這樣廣，規模沒有這樣大，結束的希望沒有這樣遠，經濟的破產沒有這樣嚴重，思想的對立沒有這樣深刻。總括一句，當時人民對於內戰的禍害。還可以躲避或忍受，因此沒有產生和談問題。

由上述的理由看來，則今日學生向政府請願反內戰，一方面是覺悟了他們是國家的主人，這些公僕們的戰爭最後必毀滅主人，同時也表示今日的青年承認這個政府，希望這個政府接受其請願意見，並不想以政府爲革命的對象。世界上決沒有向「革命的對象」請願的學生，也沒有向「革命的對象」要求和平的人民。所以今日如果有人對要求和平者說：『你們應該向共產黨要求和平。』那就等於勸人先承認共產黨政府，勸人『向共產黨政府請願去』。

現在就勸人承認共產黨政府，我想，未免太早一點。

二　和戰是事實問題

撇開這些不談，我們現在要看目前要不要和平。這是一個事實問題。就目前的現象來說，自去年此時到今天，米價在京滬漲了十倍，在平津漲了二十倍。其他物價跟着米一起漲。這比抗戰期平均每年漲五倍，速率增加百分之一百。抗戰時期物價漲，薪水階級固然苦，但很少失業，而且其他農工商各方却因物價漲而可以賺錢。今則農村破產，工商交困，到處失業，到處搶米，眞正弄得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抗戰時期，以「有」的國家集團對「無」的國家作戰，中國站在「有」的國家方面，即在最艱苦時期，可以望見遙遠的曙光。現在這個內戰如果打下去，據軍事學家前陸大校長楊杰的看法(見四月廿　日大公報)，即使打三百年也不會有結果，則這一代的中國人還有什麼希望可以免於毀滅？有些人好作豪語，在攻張家口時就說三個月或五個月可以消滅共軍主力，和談足以沮喪國軍士氣。自宣布召開國大到現在這一段時間，和平之神深怕蒙「沮喪士氣」之罪，嚇得不敢露臉，也已半年了。中間如開會制憲，驅逐中共代表，逮捕民盟人士，都足以鼓勵士氣，但共軍主力仍未消滅，自蘇北到魯南，點線收復而鄉村仍在共軍手中。不久青紗帳起，情形更不堪設想，以貧瘠的陝北，換富饒的山西，似乎並不合算，何況陝北也未肅清。平漢線上，戰爭總不出「拉鋸」和「推磨」兩種方式。我們天天看報，國軍固然常在推進收復，而共軍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飄忽流竄，似乎從來摸着其主力。東北的局勢，儼然以松花江爲界，共軍固可隨時出動，國軍亦可把它擊退，但却無法前進把它消滅。在東北共軍後面，誰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外力的因素在內，國軍之始終不曾進攻哈爾濱，或許有此顧慮。果眞如此，則在外交局勢無法改變以前，至少在東北的共軍是無法消滅的。

各種局勢旣然如此，這個內戰再打下去，固然對於國家人民絕無好處，即對於政府，對於中共，也絕不會打出結果來的。如果共軍果眞可以在三個月或五個月內被消滅，大家不妨忍痛支持政府「戡亂」，以期明年可以過一個快樂的元旦，眼見國家統一，重新建設，再沒有徵兵徵糧，苛捐雜稅，人民可以有共產黨除外的民主自由，則我們相信大多數人民並不反對。因爲中國大多數人民對於主義思想云云，都是無所謂的，所求者不過是安居樂業，衣食溫飽而已。但是「戡亂」論者能否提出保證，「戡亂」之血流到某月某日爲止，「亂」必「戡」成，國必太平？如果不能，則今日之反對和平，堅持內戰者，乃是幸生民塗炭之災，樂國家魚爛之禍。世有董狐，必將秉簡而進矣。

三　要求和平不是助中共

今日之主張和平，反對內戰者，因爲在政府區域之內，故有人認爲有助長共軍之嫌。客觀地說，我們不能不承認有少數人確是同情中共，反對政府。但絕大多數之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則絕對是爲國家民族之利益，不忍生民塗炭、國家魚爛而作悲天憫人之呼籲。他們明知作此呼籲，有被人誣爲助共的嫌疑，乃至遭受意外之損害，而仍冒險爲之者，正足以證明其人之有大仁大勇，不爲威武貨利所屈所誘。例如立法委員周一志等十九人之提議，參政員十餘起的提案人，北平天津八大學學院五百八十五教授的宣言，均主張不必待鐵路之交通，立即恢復和談，停止內戰，此其人豈皆爲中共所利用，以助其聲勢？即行政院院長張羣亦曾有非結束內戰，政治無法弄好的見解，我們豈可橫加誣蔑？我們甚至相信，即在高級將領之中，亦有深明大義了然於中國前途危機者，不過因爲職務所在，形格勢禁，無法表示其個人意見而已。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於那些少數同情中共，反對政府之人，亦未必都願意中共執政，國民黨消滅，更不必即是共產黨或其尾巴。必欲加以誣蔑，則在被誣者不損分毫，徒足以證明誣人者之自貶人格而已。我們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之中如有人反對政府，正因爲政府剝奪人民之自由，而共產主義之剝奪人民自由，討厭自由主義者，殆更有甚有國民黨者，則今日反對政府之自由主義者，決不贊成中共取國民黨而代之，至爲明顯。所以這些人要求和平，反對內戰，亦決不是爲打擊國軍士氣，或爲共軍利用。若說政治腐敗，經濟危險到今日的地步，而其人猶滿意這個政府，歌頌『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則其人非別有作用，必其大腦組織與人類不同。準此，則今日各地學生遊行請願，反

對內戰，決不可一律目爲爲共黨所利用。如果共黨有此魔力，則今日政府除自己痛切反省，痛切改革以外，實無他法，可以消除學生激動的情緒。不此之圖，而一味臨以高壓，則是把學生往左邊打。凡政府勸導學生所常言的『爲親者所痛，爲仇者所快』『爲淵敺魚，爲叢敺雀』等等格言，都應該作爲政府自己的座右銘。政府對於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人民，決不可存一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Thackeray說：『社會是個人的鏡子，你對它笑，它回你笑；你對它發怒，它回你發怒。』孟軻說：『君之視民如草芥，則民視君如寇讎。』孔丘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政府如果要人民擁護，人民立刻會擁護他。人心相通，只在乎一念之間。二十年前北洋軍閥怎樣把青年學生壓迫到廣東去革命，今日的政府中人想還不至健忘得一乾二淨。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必欲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不僅爲國民黨的悲劇，尤其是中國的不幸。國民黨的悲劇事小，而中國的不幸事大。

所以對於今日之要求和平者，不論爲立法委員，爲政參員，爲青年學生，雖其人所屬團體，階層不必相同，所提方案辦法不必相同，呼籲的情緒行動不必相同，而其不願見國家人民爲內戰所毀滅則同。即共他人民之無法表達其意見，默默無言者，其內心亦無不要求和平。即在今日蘇北魯南等地區，會爲共軍佔據而爲國軍收復者，國軍去了照樣因戰事而徵丁，徵糧，徵門板，徵棉被，徵雞鴨，徵豬牛而民不聊生，因此這批反共分子，尤其希望和平。我們可以說，除了內戰後方極少數職業的「內戰啦啦隊」以外，全國人民無不希望和平。在國際間，除了中國的世仇日本希望中國內戰繼續下去，永遠强不起來外，恐怕也沒有一國不希望中國和平。政府如果不能了解全國人民的情緒和脈膊，而永遠爲職業的內戰啦啦隊的呼喊蔽塞了聰明，其前途是異常危險的。

四　和談的障礙

但是今日要恢復和談，我們也承認是非常困難的。在政府方面，對於反內戰的自由分子，認爲是被共黨利用，沮喪國軍的士氣，而在中共方面，又會指立法院及參政會中提議恢複和談者，是政府的和平攻勢，欲以休戰來調集更多的兵力。而且一說到恢復和談，雙方立即提出許多先決條件，翻出許多舊賬來淸算，猜測對方的誠意，推諉關和平之門的責任，爭論誰正統旁統的名分。這提條件、算舊賬、猜誠意、推責任、爭名分五件事情，實在是通到和平之路的五大障礙。今日要停內戰，便須不附任何先決條件，立刻就地停下來。國民黨要打通鐵路以後再恢復和談，共產黨要廢止憲法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都是先決條件，使和談無法恢復。這些條件，都是算舊賬。也都關閉了和談之門。現實政治須得承認當前事實，並以民意爲依歸，舊賬是算不淸的。國共軍舊賬，要算得從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時算起，這廿三年以來的賬是無法算淸的。和平是整個國家民族之事，非國共兩黨可以各該黨的利益斤斤計較而置整個國家人民利益於不顧。破壞和平的責任，也不是推諉可以了事，而且追究責任是全國人民的權利，交戰的任何一方面無資格說對方破壞和平，因事實上兩者都有責任。至於說到誠意，這是最無把握的東西，以常識而論，譬如上街買菜，雙方合則成交，則雙方均有誠意，買不成功，則都以事實證明無誠意。但不能說賣者挑菜入市，買者提籃上街，當初都無買賣的誠意。當其議價之時，誠意之有無實在極爲微妙。買菜是小事，固不必推測誠意，但實際政治乃至國際外交，亦無不有討價還價的因素在內。一切協定條約，成則證明有誠意，不成則推測對方誠意，殊無多大意義。自前年雙十會談以後，國共雙方斷斷續續的和談，說穿了都是兩黨利害爭執的討價還價。所遺憾者，兩黨都自以爲代表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以一年多的內戰事實而論，則都證明是爲了各該黨的利益而不是爲了國家人民的利益。所可惜者，在歷來的國共和談之中，無黨無派的人民始終未能佔有效的代表地位，足以壓迫雙方，爲國家人民利益而犧牲各該黨的利益，以消弭戰禍。故若欲論誠意，則在每次和談之中，某一方認爲對自己有利的條件，必有誠意無疑，反之，必無誠意無疑。因此雙方均無資格指責對方無誠意。只有無黨無派的絕大多數人民，才配說某方有誠意或無誠意。但此種指說亦無多大意義，已如上述。至於名分之不必爭，已詳「前言」。

所以今日如要恢復和談，只有把上述提條件、算舊賬、猜誠意、推責任、爭名分、這五種障礙，一律踢開，立即無條件就地停戰，澈頭澈尾重新討論今後政治方針。這個討論若仍由國共兩方討價還價，最後仍將一哄

而散，回去再打。即幸而成功，亦將犧牲國家人民利益，以滿足各該黨的利益。「中蘇友好條約」之爲兩黨共同擁護，卽爲一例。故今後和談，必須眞正無黨無派的人民代表超過一切黨派（果眞恢復和談，免不了有民、青兩黨及民盟分子參加）代表的總和，而且要發動全國中立自由分子支持人民代表，使起領導及決定作用，才能保證永久的和平。

五　假使和談成功

如果今日熱心國事，呼籲和平的人士能促成這次和談，而和談的方式如上述由多於一切黨派代表的無黨派人民代表領導決定，則其內容原則必須重新釐訂。現在一般人有一流行觀念，以爲和談條件內容必須爲國共雙方所能共同接受。這是一個絕大錯誤，必須予以糾正。和談的條件和內容，必須爲全國人民所能共同接受，決不是爲某些黨派所能共同接受。人民能接受，黨派亦能接受，只表示黨派代表人民利益，理所當然。人民能接受而黨派不能接受，只能犧牲黨派。國共兩黨均能接受的事情，全國人民都能接受嗎？試仍以「中蘇友好條約」爲例，此固國共兩黨所共同接受的，但如果我們來一個全國總投票，看人民是否均能接受？又如保留十年前的國大舊代表，也是國共兩方在政協會議中都接受了的，如果我們來個全國總投票，看人民是否均能接受？今日國民黨的豪門資本，共產黨的分田政策，如果國共兩黨互相讓步，互相承認，可能變成雙方均能接受的玩意兒，但如果來個全國總投票，看人民是否均能接受？所以假使和談而果能恢復，則其條件內容，決不能以國共雙方均能接受爲標準，亦不能以參加政協的一切黨派均能接受爲標準，而必須以眞正無黨派的人民代表能接受爲標準。

但就在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今之主張恢復和談者，大都主張遵循政協路綫。如上所述，則不必一定要遵守政協決議。政協決議雖不失爲解決國是的一種方案，但其本身缺點甚多，如東北問題之避而不談，如保留舊代表之種下亂源，（共黨當時雖承認，而後來敢於要求廢憲，癥結在此。）而其中最大的缺點，卽協議幾乎完全由黨派商得，眞正無黨派的人民代表少得可說沒有，因此沒有得到無黨無派人民的有力支持，沒有發揮無黨無派的人民力量來支持他壓迫他切實執行。這也許是時勢使然，無可奈何，但今後如再要和談，不能再讓這些顯著的缺點繼續存在。老實說，國共兩黨對於政協決議都沒有決心忠實履行，互相指責對方破壞政協都亦是爲自己要破壞的一種藉口。至於民青兩黨，則醉翁之意本不在酒，因此後來可憐得連找藉口的資格都沒有。事實如此，何必要勉強國共雙方遵守政協決議？何況遵守了仍不能解決內戰的最大癥結東北問題？政協決議本身預伏了失敗的因素，勉強恢復未必於大局有利。

無黨無派的人民代表以壓倒的多數參加和談，這些代表必須是自由主義者，今日國民黨的政策雖然限制了人民許多自由，但我們決不相信共產黨會比國民黨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除非他黨內起一種革命。和談如果成功，則以後的聯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現在的「三黨訓政」，變成「四黨一盟訓政」。必須由無黨無派的自由主義者，構成政府中的過半數。這雖然不合現代政黨政治的常軌，但中國的政黨使國家人民苦頭吃够了，應該讓無黨派的人民喘一口氣。何況「三黨訓政」之類，又能說是什麼政黨政治的常軌？中國若不培養自由主義者抬頭，政治前途是沒有希望的。

六　假使和談不成

從目前的情形看來，雖然要求和平是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但恢復的前途顯然很渺茫，據五月廿　日大公報所載，要求和平的發言者只十人，而主張對中共下討伐令者多至六十人。雖然這些發言者也只吶喊而已，但可以看出顯然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要以鬥法的姿態來打擊和平運動者。在此時的參政會中喊「討共」，實在是最懦怯的「勇敢」。其實眞正要堅持內戰的並不是這些吶喊家，而是：一、想從內戰財者，戰事一停其財源立卽斷絕。二、豪門資本的擁有者，他們害怕中共得勢以後會動用他們的國外存款，分散他們的國內企業。三、貪官汚吏，他們只有在混亂的局面下才能貪汚下去，眞正有力的聯合政府成立以後必然要受制裁。四、可能另有一部分人害怕共產黨的政策，希望消滅中共以後，中國會逐漸上軌道。但能否消滅中共是一個事實問題，不是願望問題。

最後，我們要問：共產黨要不要和呢？照我們觀察，如果沒有壓力，他是不願意和的。這個內戰，共軍打的是無本錢的仗，國軍却是化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資本來打仗。共軍不必求打勝仗，只要牽制和消耗國軍，目的已達。陣地主力戰打不過國軍，但他可以流竄躲避，保存主力。在他看來，一年的內戰已經打得政府的經濟如此危險，再打一年，看你怎麼樣。他既想以經濟拖垮政府，其利在「拖」；則制之之道，應該是「反拖」。政府拖垮了，人民已經先倒霉，但他未必倒霉，他正希望取拖垮之政府而代之。馬克斯雖然說，資本主義發達到極端，共產主義會取而代之，但這一世紀的歷史證明：在大規模的戰亂破壞以後，共產政府最易成立。共產黨是一個靠羣衆的黨。如果全國人民普遍的反內戰，一定可以壓迫他放棄戰爭。今日主張「戡亂」「討共」者，在表面上雖為反共專家，實則就延長內戰這一點而論，倒是與共黨相反而實相成的。不過這些專家們眼光還沒有共黨遠，內戰延長下去會使政府得到一個什麼結果，他們實在沒有能力看得清楚罷了。

現在大家是在呼籲和平，要求恢復和談。學生反內戰，也不過是向政府請願。呼籲，請願，其前提都是承認政府可以達到其願望要求，都是民主國家的常軌。如果這個願望能滿足，則目前種種社會不安和經濟危機立即可以克服，漸入常軌。如果這個願望不能達到，則大多數人民的生存因繼續內戰而受到威脅時，勢將挺而走險，今日的呼籲請願猶是和平運動，到那時候必將演成反戰運動。那樣的時候也許為共產黨所歡迎，我們却虔誠祝禱其不至來臨。至於職業的內戰啦啦隊是否歡迎那樣的時候到來，則我們就不知道了。

瘋狂了的中國

——一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

周綬章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各國多已走上復員、復興、新生、進步的道路，惟有我們中國，勝利了還不到兩年，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十足瘋狂的國家，不信，請看近來這些鐵的事實：

毀滅性的內戰正在東北方面瘋狂的進行着，國軍的飛機瘋狂的轟炸着中華民國的城市，共軍的主力瘋狂的攻打着中華民國的地盤。我想：假如國民黨人士暫時擱下「戡亂」「討伐」那一套口號，共產黨人士暫時擱下「解放」「鬥爭」那一套觀念，大家訴諸清明的理性，要問他們究竟為什麼要打內戰？為什麼中國人要舉行集體自殺？我相信他們會瞠目不知所對。然而他們畢竟頂着那一套口號觀念，打着一種完全「無意識」（Non-sense）的內戰，一直要到同歸於盡才算完事，你說，這不是瘋狂了是什麼？

我們再看近一月來政府當局對於學潮的處理辦法：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連憲法規定的請願遊行的基本權利，都給他們剝奪了，而要公布一個根本反憲法的什麼「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發表一個連三十歲以後的人也看不下去的文告。學生在街上呼呼口號，唱唱歌的自由都不給他們，而要用並不比北洋政府高明的手段來對付他們。打殺了學生還不算，還要把紅帽子滿天飛，遍地都變成「奸匪」，到處抓人，到處打人。對於一向侈談的新聞自由，尤其摧殘無遺，一下子封閉三家報館，到處抓記者，還要逼着承認是共產黨；天津甚至於還要恢復新聞檢査制度。我們冷靜的想一想：究竟是誰沒有理性？究竟是誰無法無天？用「理性」「法律」作幌子，而大做其反理性違憲法的事情，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代表民意的參政會，在最近這一次大會中，也有着精采的表演，主張下討伐令者有之，主張鼓動世界各國共同來打倒蘇聯者有之，認為「男女授受不親」，「跳舞成何體統」，要「打倒Kiss」者亦有之。而每當「戡

亂」「討伐」之聲喊出，則掌聲雷動。孔庚叫罵着：「誰主和，誰就是秦檜！」也博得全場大鼓掌。而對於善處學潮，保障人權的提案則漠不關心，遇有停戰和平的呼籲，竟會噓聲大作。偉大的民意機構！富於戲劇性的民意機構！我眞要懷疑某些參政老爺，神經上是否有問題了！

二

情感衝動抹殺了淸明的理性，叔本華所謂的「盲目的意志」（blind will）支配了一切，於是盲動起來了！一切的悲劇產生了！今日中國的領導階層，有不少的人都失去了淸明的理性，在一種瘋狂的情緒支配下，領着全國人民扮演慘烈的悲劇，這眞是一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

國共雙方的瘋狂內戰，造成了什麼樣的悲劇？大家有目共睹。一切都爲了內戰，一切都消耗於內戰，大家集體自殺，加速自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血淋淋的慘劇，那一幕不是由於內戰造成？然而雙方還在發狂的打，已經造成了悲劇，還不自覺其爲悲劇人物，而要繼續製造悲劇，這才是人間最慘烈的悲劇！

瘋狂的鎭壓學潮，造成了什麼樣的悲劇？且不說學生遭殃，老百姓倒霉，就是政府的威信，領袖的威信，也都作了犧牲品。一個政府到了把人心失盡，恩斷義絕，而不得不以戒嚴令爲法寶，靠槍桿來維持統治的時候，是够多悲慘的一個場面呵！

三

還是一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我們怎麼辦呢？埋葬在悲劇裏面麼？誰也不甘心！我們要解脫，要從這些時代的悲劇中求解脫。我們知道一切悲劇的造成，都是由於盲目的意志，由於情感抹殺理性，要從悲劇中解脫，從悲劇中昇華，只有求救於理性，求救於淸明的理性！我要大聲疾呼的請大家「回到理性」！請大家放棄一切私心、盲動、妄動，一切訴諸理性！大家皈依理性！

我呼籲國共雙方各自放棄「戡亂」「討伐」、「解放」「鬥爭」那一套口號觀念，切實反省，澈底覺悟！從瘋狂狀態中覺醒過來，立即停戰！全面停戰！內戰是一切悲劇之泉源，只有內戰停止，一切悲劇才有法子解脫！

我呼籲政府當局，心平氣和的檢討一下近一月來的政治措施：那一項合乎理性？那一項不違背憲法？自己認爲了不起的憲法，已經公布了半年，民、青兩黨加入政府，又快兩月，近來這一套作風，究竟是向民主方向走，或是向反民主方向走？我希望政府當局澈底檢討，自行糾正。政府天天在說安定，不能自己來造成不安定，天天在喊建設，不能自己來加以破壞，本於興亡有責的匹夫之義，我不能不在這裏大聲疾呼！

我呼籲參政員諸公，呼籲一切中間黨派，雖然是在參政會閉幕以後，仍應該集中全力，以具體步驟，來促成停戰和平。我更呼籲全國民意機構，一切民間輿論，來伸張正義，來制止一切方面的瘋狂行爲，來挽救這個盲動的，悲劇的大時代，因爲這個時代，已經造成了一個要毀滅人民，要葬送國家的大「危機」。沒有那一個人不應該盡力來挽救這個時代，化解這個危機！

萬目時艱，欲哭無淚，我知道環境的險惡，我痛心理性的消沉，我以我微弱的力量，發出一點微弱的呼聲，我希望中國人民在理性的復活中得救！

六月四日夜

新聞自由的低潮

葛思恩

希望中國走向新聞自由之路的人，若翻閱最近數月以來的報紙，不時可以發現怵目驚人的消息，而不覺戚然心憂。猶憶抗戰勝利之初，因爲新聞檢查的取消，物質條件的改善，中國報業，一度欣欣向榮。但曾幾何時，情勢丕變。一面受各地當局的限制，一面受民衆暴力的摧殘，再加上報

業本身經濟方面的危機，使中國報業，進入一個悲慘的低潮時期。

一

前幾天在報上看到上海文匯•聯合•新民三報被停刊的消息，同時，上海一家小型報鐵報，因爲刊載與此事有關的消息，也被停刊四天。不到幾天，又在報上看到各地當局大舉逮捕記者的消息。舉六月二日一天的報紙來說：大公報載重慶有新聞記者五六十人被捕，其中計大公報八人，世界日報四人，國民公報四人，商務日報二人，新民報七人，已停刊的民主報三十餘人。成都有工商導報，華西晚報等記者多人被捕。新聞報載上海亦有文匯聯合新民三報的記者五人被捕。同天報載天津已恢復新聞檢查。

看到這些消息，不禁令人想起美國報業史上一些足供借鑑的故事來。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國家。遠在一七九一年在通過的十條憲法修正案中，第一條即規定國會不能制定任何法律，妨礙言論的自由。以後對于這點人民自由的基本權利，始終尊重，即在國家危急的時候，也無改變。例如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北方的報紙，大多主張解放奴隸。這種報紙，最初在南方流行時，曾使南方白人，大吃一驚。因爲當時南方的白人，僅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他五分之四，都是黑人，報紙鼓吹廢奴的結果，可能激起黑人的叛變，而把南方白人，完全消滅。同時，北方報紙的言論，加深了南方對北方的仇恨，而使南北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在這種情形下，南方人民，曾要求若干州的議會，通過一種法律，以逮捕任何主張解放奴隸的報人。但是沒有一州，通過這種法律。同時，美國總統傑弗遜，曾要求國會通過法律，禁止郵局把北方報紙寄往南方，以免促成戰爭。而國會爲了尊重憲法中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的規定，也拒絕加以通過。這是說，即使可能危及國家的和平與統一，但在民主國家中，仍不願放棄新聞自由的原則。

美國報人，尤其是開國時期的報人，因爲獲得憲法的保障，有時也不免濫用新聞自由。例如華盛頓，雖然功在國家，竟不能避免反對黨報紙的肆意攻擊。後來他不願出任第三任總統，這也是主因之一。他在退職時致函國務卿傑弗遜說：「有的報紙，視我甚于一個暴君，一個騙子，一個扒手」，但是華盛頓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摧殘言論出版的自由。繼任華盛頓的是亞當，他因不堪敵黨報紙的漫罵，又因敵黨報紙的主編，往往是外國人，因此想出一種間接的對付方法，即要求國會，通過了兩種新聞史上有名的法律，名爲「外僑煽亂治罪法」，對付敵黨報紙中的外籍編者及其過激言論。但是這兩條法律，後來事實上並未收到多大效果，反而引起人民反感，並授敵黨口實，認爲違背憲法。結果是得不償失，在下屆總統選舉中，使反對黨的傑弗遜，當選了總統。

美國人民對于言論自由，有一種流行的觀念：「我可以完全不同意你所發表的意見，但我至死也要爭取你有發表這種意見的權利」，這是新聞自由的基本精神。

二

最近報紙停刊，報人被捕的消息，實際上在國內外已引起嚴重的反響。就三報停刊而言，政府的立法院和代表民意的參政會，都曾提出質詢，大致上認爲各報內容，若有失當的地方，儘可列舉事實，依法解決，不宜採取斷然行動，而違反憲法中言論出版自由的規定。就逮捕記者而言，上海大公報在當天的短評中，就提出了幾個問題說：「難道這些人都是中共的陰謀份子嗎？用此手段，是絕對必要嗎？捕記者，殺學生，造成恐怖狀態，這是聰明辦法嗎？」，這也正是許多人要問的問題。

國外輿論也已引起反響。三報在五月二十五日停刊。二十八日的紐約前鋒論壇報說：「中國的新憲法，對于人民自由，雖作動聽的規定，但是三家上海報紙，已被停刊。顯然這些報紙的罪名，是替共黨宣傳和洩漏軍事機密。替共黨宣傳的罪名，係基于他們批評政府一項事實。洩漏軍事機密的罪名，似係因他們發表政府在內戰中失敗的消息所致。由所得消息而觀，各報的行動，並未超過任何誠實獨立的中國報紙所應有的行動。他們停刊的罪名，似可施諸中國任何可眞正稱爲一個報紙的刊物，即使中國最有力量的大公報，也可以同樣理由，令其停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中國新內閣中擔任職位的聲譽卓著而且自由的人物，竟批准這些上海報紙的停刊……」。

三

民衆暴力的摧殘，也是促成新聞自由低潮的一個重要因素。近數月來，各地打報館風氣的普遍，可謂史無先例。打報館的人，有學生，有軍人，也有民衆。被打的報館，南起閩浙，北至長春，西北至新疆，西南至川黔，而以京滬一帶，尤爲普遍。打報館的原因，多數爲了一些無關宏旨的地方新聞。根據手頭所有一些不完全的材料，最近三四月來各地被打的報館，計有廈門中央日報，福州民主報，閩海正報，嘉興商報，民國日報，長春華聲報，迪化新疆日報，成都新中國日報，貴陽明道晚報，湖南芷江民報，蕪湖幸福報，工商報，復興日報，大江日報，武漢武漢時報，蘇州蘇報，蘇州明報，無錫無錫人報，宜興民鋒報等，當然還有不少遺漏的名字，但就所舉的例子而言，已够怵目驚心了。各地的新聞團體和民意機關雖曾一再呼籲，而政府當局也屢次通令切實維護新聞自由，保障報館和記者的安全，但打報館的風氣，似仍在流行中。

還有一點，就是報社本身經濟方面的困難。最近因爲物價猛漲，使報社對于人工和材料的支出增加，其結果，一面加重了報社的負担，一面因爲報紙跟着加價的結果，使銷路下跌，而減少了發行的收入。其次因爲經濟恐慌，工商凋敝，使報社廣告減少，又影響了廣告的收入。再次，目前世界的紙產，本來供不應求，加上中國限制紙張的進口，使紙價飛漲，來源缺乏，又增加報社一重絕大的困難。目前國內報紙，在經濟方面能够自給自足的，爲數之少，出人意料。結果所至，有的裁員減張，有的聯合發行，也有的被迫停刊。舉停刊的報紙來說，根據不完全的材料，各大都市中計有上海的僑聲報，民國日報，國民午報，神州日報，大衆晚報，青島的民治日報，公言報，民衆報，西安的益世報，天津的民生導報，建國日報，河北新聞，大路晚報，社會日報，漢口的導報等。當然，實際上停刊的，遠不止上列幾家。

四

新聞自由與一國國運，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不可不特別注意。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軍閥和德義的法西斯政府，對新聞自由，壓抑不餘遺力，結果使人民意見，無法表達，而自欺欺人，終歸覆亡。

又如戰前的法國，報紙十分腐敗，輿論可以收買。法總理達拉第曾說法國百分之八十的報紙，接受本國和外國政府或私人的津貼。在外國政府方面，尤以德義兩國爲甚。結果使輿論混亂，是非不分，大戰一起，不旋踵而亡。

再舉一例。俾士麥時代，曾以巨款賄賂法國報紙，不使報導德國整軍經武的消息，使法國人民，具有虛僞的安全感。俾士麥自己說，後來德國準備就緒後，立即停止對法報的津貼，法報因此，忽然倡導愛國，鼓吹戰爭，結果促成普法戰爭的爆發和法國的慘敗。

中國在臨時約法和新憲法中，均規定言論出版的自由，政府也三令五申，保障新聞自由。希望這種精神，雖在危急的時期，也勿輕易加以破壞。抗戰結束時，政府取消新聞檢查，原意是爲了尊重新聞自由，但檢查取消後，政府因爲對于報紙缺少了一種控制的力量，而竟以比較檢查更加嚴厲的停刊方式，來處分報紙，實有背當時取消檢查、尊重新聞自由的初衷。猶憶抗戰時期，情況何等危急，而八年之中，也未聞有重要報紙奉令停刊的事實。就政府言，對于報紙內容，認爲有不妥之處，儘可列舉事實，依法起訴。至于斷然處置，徒在國內外引起不良反響，在政府立場，也是得不償失。

行文至此，不能不令人聯想到一個問題，即中國的新聞法令，尤其其中最重要的關于誹謗罪的規定，至今還太不完備，否則，使政府和人民，都可以增加一重保障。在目前，報紙若破壞個人或團體的名譽，因爲法律很少保障，而使受害者常不能不以武力對付報館。因爲依法起訴，不僅曠日持久，勞民傷財，而且結果也毫無把握。即舉六月二日大公報上的一段消息爲例：浙江平湖某女票友控訴新光日報誹謗罪，後法庭判決，竟賠償該女票友法幣一元。在英美，一次誹謗罪訴訟的賠償，可能使一家報館傾家蕩產，而對于婦女的名譽，尤其特別保護，這樣，報紙也就不敢隨便破壞他人的名譽了。

（三六年六月四日）

與潘光旦先生論文化書

倪正和

光旦先生台鑒：近在觀察週刊上拜讀宏文，不勝欽佩。覺得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確爲此時此地，値得討論，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月十二日上海大公報刊載一篇梁漱溟先生的「政治的根本在文化」。這個題目，堪稱搔着癢處。該文大意，以爲經濟與政治都是文化的表層，文化才是政治經濟的根本。現在我們經濟無辦法，是因爲政治無辦法的原故，而政治無辦法，則因文化駁雜，思想紛歧的原故。我國的固有文化，原是人類文化的早熟。（可惜早熟太早，在尚未長成之前，就被歷代淺見短識的人，分化摧殘，以致漸失精神，僅存軀殼。所以到了近代，一與歐美文化相接觸，而相形見拙，無法招架。）（括弧中文字是本人的意見。下同。）現在舊文化業已崩潰，雖然國人致力灌輸歐美文化，然而擾攘數十年，新文化始終建立不起來。此其原因，實由中西民族的習性風俗不同，地理歷史的環境背景有別。（正因數十年來，國人忽於國情，囫圇吞棗，一味抄襲歐美文化的皮毛，所以往往利未見而弊叢生，不但新文化迄難建立，反而內戰頻仍，民不聊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了。）即以歐美文化而言，現亦分成二大派系，曰英美式的個人本位制度，曰蘇聯式的社會本位制度。（二派有先天性的矛盾，因前者是由剝削農工利益而形成，後者則爲反抗前者的剝削而產生。二派的出發點是根本相矛盾的。）雙方各有優點，亦各有其缺點。（然雙方各詡已長，不承已短，且各希望把自己的一套，推行開去，壓倒對方。）試思他們二派之間，尚且矛盾衝突，鬧不清楚，我們模仿他們，照樣直抄，我們還能搞得清楚麼？何況我國尚有舊文化的滓渣，在陰暗的一面殘留着。所以有三類不同的文化流派，在我國內作怪，互相入主出奴，掀風作浪，意見紛歧，莫衷一是。試問在如是紊亂不堪的狀況下，新文化如何建立起來？所以梁先生說：「我願明告國人，若沒有對整個文化問題先有根本見解，則政治問題的主張是無根的。而確定中國政治上一條路，必於整個文化有全盤打算之後。否則，便談不到。要對整個文化有全盤打算，又必須把中國固有的那一套（指固有文化的長處而言），和眼前世界上二大派文化相比較，深明其異同之故，而妙得其融通之道。」

梁先生這篇議論，簡明扼要，道出個所以然來。現在本人所欲提出研究的，是歐美文化的二派能否或有一方壓倒對方，而把矛盾統一起來？答，不能。何以呢？因爲雙方都有偏執一端的缺失，或偏於右，或偏於左，或重政治的自由，而忽略了經濟的平等，或重經濟的平等，而忽略了政治的自由。各自堅執成見，要想以偏蓋全，硬把對方壓倒，如何可能？何況這種壓倒對方的心理，便是醞釀災害的禍殃。因爲不從因上改善自身的偏執，但就果上煽動仇恨猜忌的心理，勢必鈎心鬥角，互謀防制，而有再度釀成大戰，毀滅全體人類的危險。今日世人之所惴惴不安的，正是憂慮這個人類末日的臨頭。那末二派能否調和？答，除非雙方各自改正仇恨偏執的成見，否則調和亦不可能。如何能使雙方各自改正仇恨偏執的成見？答，除非他們具備自我認識，自我控制的能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修養。否則成見仍無改正的希望。

自我認識，自我控制，是先生所提出的主張。這個主張，確爲此時此地，自救救人的唯一途徑。良因今日世人所最欠缺的，就是認識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要能認識自己，才能控制自己。要能控制自己，才能控制一切。要能認識自己，才能推己及人。要能推己及人，才能消弭猜忌。因爲世人欠缺自我認識的能力，所以造成童子操刀，小兒玩火的險象。

本人茲就自我認識的方法，略陳愚見，共相研究。竊以欲求認識自己，當從反省克己入手。如果放心外馳，不自反省，不知就自身上體驗一切，力求改善，則决難認識自己。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讀盡萬卷書，學貫中西，才蓋一世，而仍認不清自己的人，比比皆是。因爲這不是放心馳求，博聞强記邊事，這是收其放心，體驗力行邊事。所以孟子又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人被書迷，或書被人用的

分別，就在於此。我們反省克己，體驗力行的固有文化，究於今日有無價值，亦於此處估出些分量來。

我們誠能不斷反省，則反省得力，就能逐漸認識自己。我們誠能處處克己，則克己到家，就能逐漸控制自己。認識自己之後，能使我們知見明朗。故曰：「自知者明」。控制自己之後，能使我們意志堅强。故曰：「自勝者强」。有自知之明，方有知人之明。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有自治之能，方有治人之能。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所以我們如欲具備知己知彼，自治治人的能力，必由反省克己，體驗力行入手。

雖然，如上所述，不過是認識的初步，離開完全認識，距離尙遠。因爲我們每箇人都是被二種「執」束縛障蔽着。什麼叫做二種「執」？曰「我執」，曰「法執」。玆將我法二執，分釋如後。

「我執」是說我們都忘不了我，因之就牢牢束縛了我。我們對於任何事件，無不以我爲中心，由我而出發，如我要這個那個，我愛這個那個，我想這個那個。反之，我不要，我不愛，我不想，我恨這個那個，亦然。如是乃至是己非他，自私自利，有我無人，損人利己，無不以我爲主，由我出發。我們的心，念念遷流，隨緣轉變，惟獨一個「執我」的念頭，念念不忘，執着堅固。所以我們無論如何客觀，終難跳出「我執」的範圍。我們就因這個「我執」，有時快樂，有時愁苦。亦因這個「我執」，而競名逐利，而醉生夢死。我們都在「我執」的牛角尖中討生活，祇有越鑽越緊的趨勢，而無脫離這個圈套的可能。「我執」束縛我們的狀況，大略如是。

「法執」是於我們有了知識之後，因所知欠缺，就被所知所囿。如同坐井觀天一樣，以爲天就是這麼大。舉例來說，如彼宗教家的迷信神權，軍事家的迷信武力，唯心論者偏執唯心，唯物論者偏執唯物，好古者迷於古，好奇者迷於奇，好色者迷於色，好賭者迷於賭。所迷雖千差萬別，程度雖深淺懸殊，然其同爲着迷，同是「法執」則一。我們的心目旣被所障，就認不淸自己的眞相，更認不淸宇宙的眞相。正如戴上一付有色眼鏡，凡所見物皆非本色。我們都被「法執」所障蔽，因而不明事實的眞相，其情形亦復如是。

我們旣被我法二執所束縛，所障蔽，我們實難認識自己的眞相。我們雖然可用反省克己，體驗力行等方法，以求認識幾分，但此不過是工夫的入手，認識的初步，對於解脫「我執」的束縛，去除「法執」的障蔽，就都無能爲力了。如欲破執，則非奉行佛法不可。佛法即是破執之法。全部佛法，橫說竪說，顯表曲喻，無非說明一種雙破二執的法門。如果我們不明佛法，誰知有此二執的存在。二執不明，破亦無由。不破二執，我們就永遠無法認識自己的眞相。

我國國內糾紛，日益嚴重，雖原因複雜，不可究詰，然其最主要的緣由，實受西方文化二大派系，互爭雄長的影響。必待消弭他們的矛盾，才能安定我國的政局。他們的矛盾一日存在，我們的糾紛一日難解。復觀國際美蘇對立，形勢兇兇，雖內容亦極錯綜，然其最主要的癥結，當溯源於二大派系先天的矛盾。此種矛盾，不但尙無泯滅的徵象，且有隨時惡化，隨時暴發空前大禍的危險。所以正本淸源，自救救人，惟有亟謀東西文化的融通，以期糾正偏弊，挽回危局。

時至今日，我們實有統盤研究東西文化，而謀所以融通的必要。東方文化包括我國固有文化，以及佛法教化而言。西方文化即指個人本位制度與社會本位制度的二大派系而言。東西文化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東方文化的長處在於人與人的關係，認識淸楚。（可惜現在已大退步，這是我們的羞恥。）西方文化的長處在於人對物的關係，調整日新。東方文化的短處在於組織散漫，物資貧乏。西方文化的短處在於爭雄逞强，不饜求得。東方文化所切需的是科學精神，生產技術。西方文化所切需的是自我認識，自我整飭。東方文化的長處正是西方文化的短處；而西方文化的長處，亦正東方文化的短處。採彼之長，補此之短，貢此之得，救彼之失。二者確有調和盈虛，互補缺失的需要。誠能兼籌並顧，融會貫通，不但補弊救偏，各得其所，且必發榮滋長而使二大文化特放異采，最後且將蛻化而成光明燦爛的世界文化。由是奠定四海兄弟，天下一家的和平基礎，共享無所恐懼，不虞匱乏的自由生活。如是自利利人的偉大事業，惟望東西學者的通力合作。

如欲融通東西文化，必須互相學習，互求了解。我們應向歐美學習的，國人已羣起爲之。惟西人欲明我國文化的全貌，則有不得其門而入的苦況。彼邦人士，亦非不知此土文化有其獨到的長處。然彼闇我古籍，但有

諱為不詳，自成段落的節章。察我現狀，則為殘破凋零，擾攘不安的古國。若謂積弱，則有八年抗日，堅持不屈的毅力。若謂文明，則有自相殘殺，被人譏笑的內戰。凡是種種，皆為西人所難理解的迷惑。所以我們的責任，承應將本國文化的中心思想，與佛法要義，從多方面作有系統的介紹。果能說得入情入理，有憑有據，闡述源流，釋明變故，則不惟羣疑冰釋，且能幫助他們了解東方文化的優點，而樂於吸收，補彼缺失。由是不難推行反省克己，雙破二執的教化於世界，普遍增進自我認識，自我整飭的修養。如是弘揚，必收宏效。將使世人同其推己及人，互相諒解的明知，待人如己，互通有無的氣度。然後全部科學不虞再被誤用以事殘殺，而可盡量運用為全人類謀福利。其為利益，孰復逾是？

我國固有文化的價值，幾個卓識的歐美人士，早有見及。如前駐華英公使朱爾典氏卸任回國時（約在一九一三年左右），曾對嚴幾道先生說：「中國有寶書，中國無慮覆亡，可慮的到是我們的歐洲。」嚴問：「何謂寶書」？朱說：「四書就是寶書，發而讀之，治平的基礎都在裏面。」梁任公先生於第一次歐戰結束後，赴歐考察，曾與美國名記者賽蒙氏閑談。賽問：「你回中國將幹什麼？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梁答：「這個自然。」賽氏歎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梁問：「你到美國將幹什麼？」賽答：「我回去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去年逝世的英國大文豪威爾斯氏，早於一九一四年預言原子能的威力，及至一九四五年，當他親自看到原子彈的驚人威力後，他就表示非常失望，非常悲觀的情緒。他說：「全人類的末日，已將臨頭！」以上二個英人，一個美人所說的話，決不是無病呻吟，確是指有所見而云然。因為循着歐美文化演變的傾向，確有面臨懸崖，危機四伏的徵象，而復響不出消弭禍根，避免浩刼的良策。本人看清此點，不勝憂憫，然徒有濟人之心，愧無濟人之力，用是不顧譾陋，馳書求教。尚希察其愚誠，惠賜指導。

（三六年二月廿七日南京）

不令人服輸的成功

——美國人性格之四——

費孝通

在英國，你在私底下問老太太們，剛才碰着的那位客人是誰時，她會一聯串背出那位客人好幾代祖宗的名字來；你如果是個外客，不熟悉這些名字，她會極耐煩地好像念名人傳似的囉囌很長的時候——這是個家世社會。說明了祖宗也就等於介紹了那位客人了。在美國，很少遇見過這種情形，偶然在新英倫的區域裏有一點遺風，但是很少人對於別人的祖宗有興趣的。他們介紹一位不相識的客人時，你常會聽見他們說：「這位是最銷書的作家。」「這位是某某小鎮裏的網球錦標。」如果那位客人還是學校裏的學生，「這位是某校的優級學生，」或是「級際球隊比賽選手。」最銷書，錦標，優級學生，選手等都是和同業，同行，同級中比較出來的傑出者——這是個競爭社會。

在這個競爭的社會裏做父母的担心着自己兒女落後。怎樣能保證兒女們不落人後呢？他們很認真的依學校裏的報告單去報酬或責備他們的兒女。在父母們看來，祇有兒女在他們的同班中能保持優級的地位，兒女的前途才有把握。這方面說來，美國真是個十足的科舉社會，孩子們對於考試從來不敢疏忽的。科舉得到功名，考試得到父母的愛。我們這些受過美國版的教育的人不難明白「分數疙瘩」的作祟。到現在我離開學校已經近十年，但是半夜裏還是常常會被考試的夢所驚醒。在中學裏教我英文的老師曾告訴我：當他考完最後一次算術時，曾點了蠟燭，送走這苦了他多少年的鬼，他把算術書都燒了。我不知道這應否稱作「教育」，但這是個「制度」無疑。這「制度」是從美國社會背境中產生出來。我們中國孩子却也在受這分罪，雖科舉據說是已經廢了。

「分數」是什麼呢？我做了幾年教員，批過不少卷子，實在無法回答

這問題。有一次我請教美國的一位念教育的朋友。他解釋給我聽：數目是比較出來的，尺寸是長度的比較，分數是成績的比較。這一點我是明白的，但是成績的尺寸標準在那裏呢？我這位朋友也是位統計專家，他毫無問題的告訴我。學生的成績有差異的，形成一個「常態曲線」。標準就是中數，也就是及格，凡是比中數高的，分數也高。我聽了說：這樣說來衙級必然有不及格的了。他點點頭。在美國一班學生如果全體及格，那是老師馬虎，不對。認真的老師必然有四分之一不及格的。

美國的教員們也許多數接受這個看法的，至少大多數覺得這才是公允、客觀、甚至有人說是科學化。有一個孩子在班裏常常考不好，回家受父母的白眼，聽見郵差送報告單來，嚇得飯都不敢出來吃。後來病了。他停了幾個星期學，後來換了一個班上課。他不但沒有因為曠課而受到損失，反而分數突然好了。他父母高興得很。原因是他這個班上的學生程度壞，並不是他自己病後變得聰明或努力了——這一種現象並沒有引起教育家的注意。在美國，所謂成就還不是「相對的」，「客觀的」。孩子們的家長默許這種考試制度的合理，而且依「考試」結果來決定應當給孩子多少「母愛」。

考試是發生在同班裏的。不是在一班裏的就沒有同一的標準。在上邊所舉的例子裏看得很清楚。在不同班的人中如果競爭，問題就複雜了。這複雜的情形就發生在不同年齡的兄弟或姊妹之間。他們都要得到父母的獎勵，報酬，和愛。父母怎樣去分配呢？在我們中國，父母對兒女的親疏，所謂偏愛，是依長幼次序的。賈母這樣老了還要在笑話中說出不要認為她偏心的話。同時，我們在兄弟間的權利上也是以長幼為序的，長者在前。我們從小就聽慣了孔融分梨的故事，小弟弟在母愛上多得一些，在權利上少得一些。——這是以身分決定同胞間高下的辦法。沒有競爭的，有習慣的成法可據。

在美國這種獎勵競爭的社會裏，從小在家裏就獎勵起。如果兄弟或姊妹間在同一標準上競爭，問題簡單得多；可是同胞間年齡有差別，這種競爭除了男子的氣力和女子的美貌外是行不通的。於是發生了間接比賽了。他們各人以他們在自己班裏的地位作比較的籌碼。老大在高中裏得八十分就算比老二在初中裏得七十分為強。這種以不同性質，不同場合裏獲得的分數來比較，會使比賽者覺得太不公平的。於是發生了美國社會裏同胞間很別致的嫉妬心理了。

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在父母的嚴厲監督之下，不准用手抓菜，不准赤脚走路，他得趕上他同年的孩子們的標準。可是他眼前就有個不適用同一標準的小弟弟，張着嘴有人喂他，坐在童車裏有人推着跑，而且因為他長得胖，會笑，而受着父母的稱讚。哥哥的心理就會養成着對於標準容易的成功者的嫉視。這個心理發生在很幼的年齡，同時一直在不同標準的競爭中滋長，在美國人的基本性格上鑄下了一個烙印。

美國人瞧不起家世，並不完全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家世，也不完全是因為他們成功的人物大多不倚靠家世，至少有一部分是受了這種心理的影響。他們心眼裏有個不像自己一樣費了勁才得到母親說聲好的小弟弟。這種不費力而成功的，雖則成功了，被人稱讚了，報酬大了，却不能使沒有成功的人服輸。沒有憑藉，白手起家的才算奇罕，才能成為美國式的英雄。好漢是要苦出身的。

美國有一種極受聽衆歡迎的廣播節目，叫「知識測驗」。在這測驗中時常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勝過了大學教授。聽衆聽了高興，因為他們同情沒有受教育的人。大學教授環境好，因而有知識，如果沒有這樣好環境的人而能勝得他，那才是本領。他們拍手叫好時，其實是在向他們的小弟弟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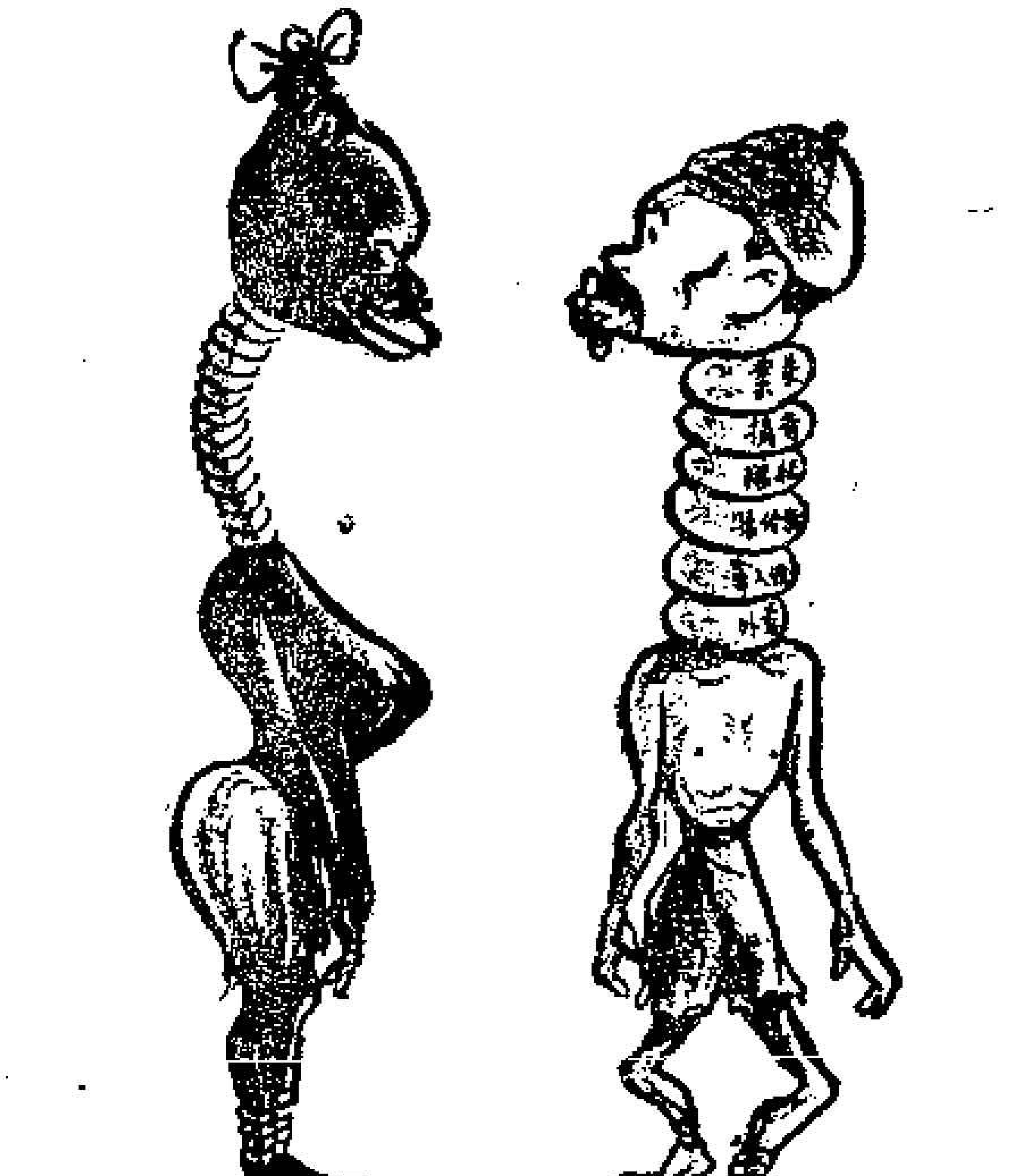
美國的傳統是同情於克苦而受委屈的平民，他們所謂 underdog。這種同情和我們上邊所說的心理是貫通的。一個成功的人必須遭受「阻礙」，受委屈，最後克服了困難，成了人上人。平民是受委屈的，所以應該得到同情。美國人多少都把自己列入平民中的。我在另一篇中說過美國社會本來沒有什麼有形式的階層。平民並非階層的名稱，他們叫作 Common man，直譯是普通人。凡是上面還有比自己更高的人都可以算是普通的。更說得明白些，普通人的特點就是沒有特權。特權在美國也不是具體地像爵位一般，而是一個比別人機會多，容易成功的好環境；也就是我們上述的小弟弟。每個人自己都會感覺到在成功路上的阻礙，而且也總容易覺得自己的阻礙特別多。因之，都可以自認為 Common man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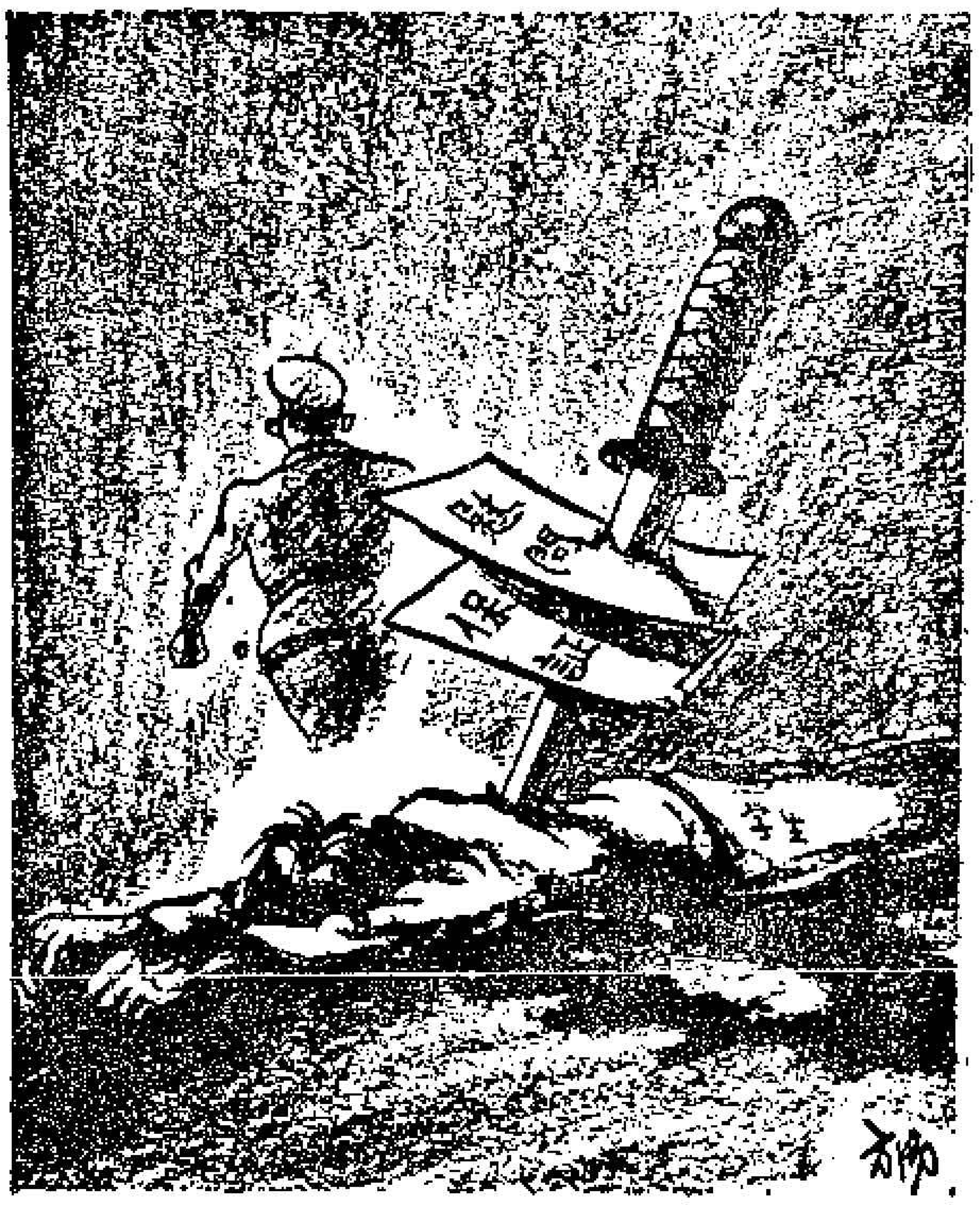
美國對於公平的觀念也因之有它的特別的涵義。他們沒有我們傳統裏的所希望的抓平王，來重分財富，他們也不想每個人所有的享受都一樣，他們所求的是大家要有相等的機會。譬如說一個學生得五十分，不及格，看別的同班學生得八九十分，神氣，那是甘心的，公平的，因爲大家標準相同。但是回到家裏，有個弟弟明明什麼都不如自己，可是他在他的班裏得了九十分回家，媽媽喜歡他而冷落自己，這才心裏不高興。

在社會上確是像在家裏。各行各業，各個圈子，等於學校裏的各班，競爭的標準不同的，但是社會上却依據各人在自己圈子裏的地位給報酬。還眞容易使人常常引起幼年時在弟弟面前受母親冷落的閒氣。

美國人注重的是 fair 而不是 equal；是公平，可不是平等。競爭的社會中，眞正的成功是要使人心服的。

春暖花開





參政會和平運動的三個階段

浦熙修

（觀察南京特約通信）全國人民都在盼望着和平。但一方面盼望和平，一方面又覺無路可走。這次參政會開會，大家又把希望寄託到參政會上。甚至司徒雷登大使對于往訪的參政員，亦表示希望這次的參政會對于和平運動，能有所成就。其實參政會在目前中國的政局中，早已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團體。大家亦無非死馬當活馬醫，盡盡人事而已。

第一個階段

這次參政會的和平運動，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現在先說第一階段，當初那些發起和平運動的人，又何嘗不知其事之艱難？他們的初意，祇是想造成一種和平的空氣，以供政府的運用。因為自從中共撤退後，國共雙方已無接觸，即欲恢復和談，亦有無從着手之苦。假如能因參政會的召開，造成一種和平的氣氛，以期恢復和談，那就是最大的收穫了。所以發起和平運動的目的，乃是要造成一個給政府恢復和談的機會；假如政府想和，便可借此打開這幾個月來的僵局。

參政會開幕前後，張羣曾約梁漱溟黃炎培兩人便餐，雙方對于恢復和談一事，原則上並無異議。當時並決定：在參政會上不作硬性的規定。因為作了硬性規定，反而不好做事，故以「不規定辦法」為辦法。比較具體的問題，張表示「請示」後再談。

參政會開幕前，各方呼籲和平甚烈。不要說全國的學生運動是喊着這個和平運動的，就是會場內各方言論，也一致表示內戰萬萬再打不得了。後來在參政會內成立了一條和平陣線，包括民盟，無黨無派，以及國民黨方面。當時推定朱惠清胡秋原分訪張羣陳立夫兩氏。據朱胡報告，五月廿七日訪晤張陳結果，陳氏對于和平運動表示贊成。並說好由陳氏設法制止軍警濫用武力，並恢復被封三報，由參政會設法勸導學生，平靜學潮。張氏則表示「請示」後約期再談。

在這一個時期裏，各方都鼓起最大的熱誠，追求和平。但是當局對于「和平運動」倒底抱持什麼態度，始終是一個謎。

這個謎終于五月二十七日晚上揭開了。

第　個階段

二十七日晚上，蔣主席宴請國民黨籍的參政員。據傳，蔣主席這樣表示：國民黨是革命黨。革命黨是不輕言妥協的。他有克服困難的把握。他不要拖。他要為國除害。他勉勵黨員要有革命決心，要貫澈革命主張。

二十八日蔣主席邀宴幾位教育界人士午餐，大多是參政員，如張伯苓、吳貽芳、許德珩、張其昀等，也有不是參政員的，如吳有訓等。飯後吳貽芳談起學潮，她說她親眼看見警察殘酷地毒打女學生，她當時為學生說了幾句公道話。吳氏所言，極盡婉轉。……我為愛護「觀察」，祇能報導到這個程度。當時大家都覺得下不了台，最後還是×××起來說：大家已很疲倦，今天談話至此為止。被請的人們才退了出來。午餐情形立刻遍傳參政會代表，于是大家就有風過潮轉的感覺了。

二十八日晚上，蔣主席在勵志社宴請全體參政員。蔣主席的演辭廿九日上海大公報有專電記載：「……政府對中共一直容忍，而政府為謀和平種種事實亦人所共見。惟中共迄不接受，現在呼籲和平應到共區去呼籲。共區內人民甚痛苦，無自由，豈只徵兵徵糧而已。殺人取物，任意為之，實殘酷之極。政府用兵實不得已。不到共區去請停止徵兵徵糧，而要政府停止徵兵徵糧，此即無是非，不可不辨。惟政府對政治問題之和平初衷絕未變更。關於學潮，共產黨定六月二日發動罷學罷工罷市，去年六月二日為延安發動反內戰日，由此可證明此次完全為預定計畫，拉青年做工具。我自己看青年即自己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自然特別愛護青年。惟不願青年為共黨利用，不得已方有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希望參政會同人，教育界諸位瞭解政府的苦心。舉凡政府可以容忍的，於國家無害的，政府皆可以辦，不過如處分軍警，則辦不到。……」據一般人觀察，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蔣主席的表示，恐怕連張羣院長也是沒有料到的，所以張氏所謂「請示」後再談的話，至此當然也就沒有下文了。

自此以後，參政會上的和平論調，即成了一面倒的趨勢，會場上充滿着「討伐」和「勘亂」之聲。孔庚甚至說：主和者就是秦檜！

第一個階段

局面既然如此，于是一部分倡導和平運動的參政員如梁漱溟許德珩等，即表示消極。梁于當天（二十八）晚車去滬，許則不再出席參政會。但是大會既收到這許多有關和平的提案，並設特種審查會審查，不能不于閉幕以前有一個決議。有些人深恐決議太不像樣，後由邵力子表示，這個決議案不會太好，亦不會太壞。事實上，內戰已在進行之中，下討伐令與否，與實際的戰爭，並無任何影響，故自不必多此一舉。六月二日大會閉幕時通過決議三點，已詳六月三日各報。實際上，這三點早于事前，因國民黨的內部決定，參政會的通過祇是一個形式而已。

「六二」在民主廣場

死去的以白骨與碧血
活着的以悲哀和憤怒
今天
我們築起反內戰的紀念碑
——錄自民主牆上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北大通信）「五二〇」之後，華北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聯合會（以下簡稱華北學聯），定於六月二日發動全國性的反內戰反飢餓運動。消息傳出，北方教授紛紛發佈宣言，表示同情，認爲是一種合理的學生運動；不過，這是長期的工作，因而他們勸學生勿忘學業，避免犧牲。可是，當局的態度就不同了。北方的某些報紙上，時常有「中共要在北平製造三罷一慘」「六二是中共的陰謀」之類的言論與消息。平市軍政黨團不安起來了，風聲鶴唳，好像一個大暴動就要到來似的。警崗增加了；晚上戒嚴的時間提早了；街頭處處有禁止罷課罷市罷工與遊行的佈告；王鴻詔參謀長表示行轅對「六二」不能再容忍了；警備部陳繼承司令也要採取「斷然處置」的措施。同時，上海的逮捕案更旁證了當局的決心。看情勢，北平有遊行就有慘案。胡適校長看到了這一點，一面建議當局竭力疏導，一面勸告學生理智一點。由於這種種關係，華北學聯代表會經過了長久的討論，決定六月二日只在校內舉行儀式，不出校遊行了。

「六二」來了，憲警們忙得不亦樂乎。從六月一日晚起，平市全城戒嚴，北大周圍的胡同口上，還用鐵絲網和沙包築成一道一道的矮牆，由憲警把守着。早飯後，沙灘、西齋的附近，又出現了一羣一羣持長木棍的人，好像等待着一個事變的到來。何開化同學就因在紅樓前面貼標語被捕一次（已於當日午前用小包車送回）。在這種恐怖的包圍中，華北學聯在北大民主廣場追悼內戰死難軍民及反內戰死亡烈士。由於交通的困難，外校到來的人很少，大多數是北大的教授學生與各報的記者。但是，看看人數，也不下三四千哩！

會場巡禮

民主廣場命名典禮是六月一日下午舉行的，在華北學生的歡呼和期盼之下，一面綠底白　的民主大旗，在灰樓的平台上升起了。主席說：「現在的中國，只有在這一塊土地上才有民主。我們要把民主的種子，從這裏播送出去，造成民主的中國，民主的世界。」今天，六月的太陽火一樣的晒着這一塊沒遮攔的土地，民主的大旗在高空飄蕩着，反內戰反飢餓的人們又站攏來了。

主席台以游藝室爲背景，在那裏，有內戰死難軍民及反內戰死亡烈士的牌位，有噴着煙火的香爐，有點着蠟燭的燭台，有聞一多李公樸及「一二一」四烈士的遺像，有年青人致送的花圈與輓聯，有……

上午九點鐘，在悲憤的情緒下，儀式開始了；緊接着主席報告和默哀之後，是祭歌和禱詞的朗誦。今天，內戰中死亡的軍人、商人、農夫、工人、學生以及沒有職業沒有身份的人，一樣的在領受着年青人的哀悼。今天，一人們的心，但是烈士們安息的坟墓。」今天，「一二一」的血影，滄白堂較場口的事件，陳瑾昆的受辱，馬寅初的挨打，李公樸聞一多的慘死，「五一八」的血案，「五二二」的朝陽事件，又呈現在人們憤怒的目光中。今天，年青的人們用悲憤的力量，肩起了反內戰的重担，「你們死了，還有我們！」

胡適演說

最難得的，是與會的胡校長與周炳琳、楊西孟、吳之椿、錢端升諸先生都作了很重要的講演。還要爲篇幅所限，只簡述胡周兩人的講詞。

胡校長穿一件灰色長袍，面上帶着微笑，現出安祥的樣子。他的話分爲三層。第一、就理論方面說，他重申了他歷次在行轅茶會上的意見。他認爲政治腐敗而又沒有人來從事改革的時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便自然的落在年青人的肩膀上。這是一個歷史的公式，古今中外，莫不如是。這次學生運動，也是這樣產生的。第二、他說：半個月來，北平學生運動，很有秩序，很合理，知他們人表示敬佩，他相信全國教育界都具有同感。又說：現在北平學生所喊出的「反內戰」「反飢餓」的兩大口號，全國的人民，甚至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得很明白，聽得很清楚，了解得很透徹；因爲北平的學運沒有破壞秩序的行動以引起枝節的問題．因而人民只看到大的口號。說到這裏，胡先生加重了語氣，「只有理智的行

駐會委員的選舉

三點決議的第三點是：「本次大會閉幕後，由本會主席團及駐會委員會本此次大會決議之精神．予最短期內促成和平之實現。」這次的駐會委員會，既有如此重大使命，故其人選亦覺重要。但是「自由選舉」的結果，代表和談對象的參政員及熱心奔走和運的參政員，都未入選，而予上實在不大好看，于是又不得不再導演一齣。先向當選的駐會委員們疏通，要他們讓出三席來。疏通好了，再向候補駐會委員們疏通，要他們當駐會委員有人辭職時，他們也辭職，不要補上去。現在總算說好，當選的駐會委員中，由許孝炎、陳博生、江一平三人讓出，而將中共的董必武、民盟的黃炎培、和無黨派的胡霖遞補上去。

（六月七日）

動最有力量！」第三、他證明這次學運不是：什麼「奸黨」或少數一二人所操縱、把持，玩弄；相反的，華北學聯表現了眞正的民主。他用幽默的語調敍述了他參加學聯代表會的經過：「我首先也以為在那裏聚集着許多粗聲野氣的危險份子，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十二三個學生代表，都那麼平心靜氣的討論。」他讚美這種民主精神：「你們眞有政治家的風度，二十歲左右的人就能這樣用理智支配情感，民主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胡先生又附帶報告平市戒嚴的情形。據陳繼承與何思源說：戒嚴不是對付學生，而是一種對軍事上的緊急措施。胡曾要求陳何撤去北大附近的沙包，陳何說明他們也不要這樣做，不過命令下去後，做的就完全不同了。胡氏說這些話時，嘴角上掛着一絲笑容，這是「笑中有話」的笑。

周炳琳演說

胡氏在掌聲中下台後，周炳琳氏又在掌聲中登台了。周先生看來有些像老太太，他對年青人也確實有着一顆「婆心」；同時，他那股熱情與堅強的態度，又證明他多麼年青。首先，他認為辦教育的人，應該使年青人有一腔熱誠；理智固然重要，但冷酷的理智是「死光」。接着他看了看周圍的字畫，李聞的遺像映入他的眼簾，他感慨地說：「聞先生死後，因為有教育界一致的憤怒，政府總算在面子上做了一些緝兇的事；但李先生死後，一直沒有什麼表示，今天大家不以他是民盟的人，把他的遺像懸掛起來紀念他，是年青人的正義感！」對於「六二」運動，他極表同情，「有『五四』就有『六二』……假如今天有遊行，我們中年人一定要參加。」他又說明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是絕對的對，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他希望是為人民的飢餓而反內戰，不要摻進其他的因素，并且要把這聲音帶到中國的任何一角落。

周先生越說下去，聲音越洪亮，臉部也微微現出紅色。上海有學校用「共黨份子」的名義開除學生，他憤怒的表示，這是不合理的做法。「共產黨像青年黨民社黨民盟一樣，同是合法的政黨，怎麼能以共黨名義開除學生？你們要向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提出抗議。」張羣內閣登台後，處處有戒嚴令，他又呼喊要向立法院問個明白，是不是這樣的作為經過了立法院的同意？

周先生言所欲言，正表明了教授們真心的苦痛與嚴正的態度。年青的人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表示出他們的敬意。

學潮與學運

最後，主席作了一個總結：「第一、教授們說明了我們反內戰反飢餓是一個合理的學生運動。第二、這次是學潮。學生運動是自發的，而不是由什麼共產黨操縱把持。……——醞釀已久的「六二」，就只有這麼一個追悼會。空氣是多麼令人窒息呵！學生們被關在鐵籠裏。在牆壁上貼一張標語得上一次警備部，從朝陽來北大開會的人要被捕。此外，學府的周圍要堆沙包；作為「民主堡壘」一環的西齋，會被暴徒包圍；黑亮的手鎗成為威嚇大學生的工具。：

六月三日起，北大清華又要繼續罷課了。恐怖的狀態還要維持多久？學生運動何時才能罷休？

（六月二日深夜）

兩年前的老樣子又回來了！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天津通信）天津人最近常有一句諺掛在嘴邊：「兩年前的老樣子又回來了！」五月二十日那一天，人們親眼看到街頭上打人的和挨打的事，就像一塊沉重的石塊，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一天比一天更沉重。

「六二」成了一個最不吉祥的字眼，牆壁上貼滿了各色大幅的壁報標語，官方發表無數的「情報」，都在儘量渲染着這個可怖的日子，說這一天「共產黨要大暴動！」「策應外圍共軍攻勢！」在大公報和益世報的門前都貼上各色各樣的標語，說「煽動學潮即是奸匪」等等。而恰在此時，市政府更「以身作則」，扣押起一位交際科長，據說此人有通匪嫌疑；但經過三天的偵訊，以及許多名人的担保，總算放了出來。這一切的徵象都告訴人們：「風暴快要來了！」

三十一日天津黨政軍的首腦連袂去平，下午就傳出八點鐘戒嚴的消息，車輛瘋狂的飛馳，商店匆匆關門，行人都加快腳步，誰一站住，馬上就有許多人看他，彷彿那兒發生了什麼事。從這時起，一切表面的繁榮都被撕破，人心像吊在半空，冷靜一點的便向記憶裏去翻閱直奉戰爭，盧溝事變，以及淪陷八年的影子。

六月一日早晨，人們一睜開眼，就看到報紙上頭號大字標題「今午十二時起宣佈戒嚴」。走到街上，看到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鐵絲網，和「戒嚴司令部」的第一號佈告。這佈告明明白白告訴大家，天津已經是一個特殊區域，在這兒用不着再談什麼「自由」了。

但是，就在這樣一個充滿火藥氣味的早晚，稀疏可畏的行人裏依舊出現三五成羣的女學生，靜靜地遞給每個人一份傳單，靜靜地在牆壁上貼一幅漫畫，一闋歌曲，她們沒有誰說一句話，一點也不匆忙。看到在她們所貼的壁報上又被別人貼上「學生別做共黨走狗」的標語，她們也不說一句話。

十二點終於來到了，戒嚴法生效了，這時候誰再貼標語便成為「叛逆」。繁華中心的羅斯福路上很少看到人影，（下接二十二頁）

週末閑欄

獄中生活簡記（四）

張東蓀

失敗後心裏的苦痛百倍于前，此時亦無他念，只有憤怒。決計再謀第二方法。可是更困難了。因爲看守已經報告了他的上司，一個高級的軍官來，其勢洶洶，滿面怒氣。原來自殺是犯他們的規則的。亦就是因爲含有反抗與不服從的意思。那個軍官對我並無話說，只是用手銬把我的雙手銬着，怕我再謀自殺。我此時心中除了憤恨之外一無所有。（今天追述這個故事，我心中猶有餘怒）。我遂躺着，再籌思另外的方法。我決定絕食。其實我入了單人一間房屋以來就沒有吃東西。一點亦不覺得餓，絲毫不難受。我遂認爲這樣的絕食太慢太遲，我決忍耐不了。於是以手銬來擊破頭顱。但無論如何用力不能猛。以致頭顱無法擊破。雖然有一點痛，然當時亦毫不在意。却又被看守的人發覺了。他便用一條繩將我的手緊聯在腰間，使我手不能高舉。這時我便大怒。立在門口，門是很厚的，只留有一條不及二寸寬的橫縫在當中。這個縫隙是專爲從外看內的。乃看守察看犯人之用。我便立在那里見有巡邏的看守兵（看守都是兵，都帶着刀，却不着皮鞋，怕皮鞋有聲音）走過即大罵他一頓。足足罵了半天，此時心中十分痛快。至少亦出了一些氣。因爲自從被拘以來總是他們敎我怎樣就勉強依着來做，心中鬱悶，蓄着憤恨已久。到此決不能再壓抑下去。不過我當時還有一個念頭。即希望把他們激怒了，好拿我去處死。我只一念求速死，不計其他。可是他們亦很狡猾，明知我是用意如此，遂不發怒，亦不來惹我。至多不過還罵一二句而已。並不開門來打我。于是我這個計畫又完全失敗了。

到了夜間我忽奇想塞息可以致死。我用種種方法將鼻孔堵着，但無論如何總不能成功。事後方知這不僅是幼稚得可笑，且爲絕對不可能的事。一切計畫皆歸泡影，惟有仍歸絕食。但我總覺絕食太慢。忽然發見門上有一鐵釘。其大如荸薺。這又是一個奇事。原來室內四壁都是木板做成的，絕對不見有鐵的東西。我發見了這個東西，又不禁狂喜。此時我忽然想起一件怪事。這件事我至今不能得着解釋。當我未被捕以前，我已經聽見有許多人被日本憲兵提去。大家相聚談天亦往往談論這一類的事。約在我被捕的時候的三四個月以前，蘇公武被捉了去。他家裏人立刻來告訴我。我心中十分難過。當夜即作了一個夢。夢境十分淸楚。夢見我被日本憲兵捕去。拘禁在一間有柵欄的房子裏。內中還有一個老者。門上有大鐵釘。其形與現在所見完全相同。我對於這個夢正不得其解，忽然看見與夢境相符的東西不禁起了迷信。以爲夢中所示是預指畢命之所。人類果有奇跡。心中十分納悶。這個夢確是奇怪。我未經過憲兵的逮捕，未看見其拘留室的「柙」形，何以會夢着呢？所以迄今懸爲疑問。不過我至今未死，迷信終是不可靠的。

這一次我以爲準可以死了。於是以頭去撞那個大鐵釘。我想把頭顱撞破就行了。可惜我於此殊欠生理上的智識。原來頭蓋骨最硬，直似一個鐵板。無論如何無法使其破碎。其結果是把皮膚撞爛，流血如注。滿身都是血，衣裳上亦滿了血。地下亦有三四大灘血。此時我乃明白頭蓋骨不容易破，遂改變方針，希望流血過多，將血流盡而死。於是我就盡力使血流出，我看見地上血愈積得多，心裏便愈歡喜。此時看守兵却不能不來過問。乃把翻譯找來和我說話。

翻譯用種種勸誘的話來說。遂又叫來一個醫生，替我將傷口紮好。他提出條件是：將手銬除去，另叫一個燕京同事的同難者來到我房間來陪件。其交換的條件是：要我承認無論如何不再自殺。當時我不得已就應允他了。他說明日即辦，囑我今夜安眠。我因失血過多，閉着眼，却現出各種奇象。覺得屋內完全是光明。好像一個極樂世界。本身覺得十分輕飄。在一個亮光之中飄飄蕩蕩着。絲毫沒有苦楚，覺得無限的快樂。忽然眼前出現，一個大客廳。其中掛着字畫甚爲美麗。詳畫姿勢形態十二分淸楚。還有一個大貓三四個小貓走出走進在一個大花瓶傍。眞可謂歷歷如畫。我以爲是閉着眼才出現此幻影，實則只須定神凝視，亦會湧現出來。這一夜便在這樣的幻境中過了。到了翌日，翻譯領了一個軍官來，一望就是老奸巨猾之輩。對於解除手銬頗有難色。我想你既不履行條件，我當然還是求死。又過一天

，我依然想在那個鐵釘上打主意。這一回他們都知道我是眞要死了。翻譯和軍官又來，完全改了態度，立刻去掉手銬，並允於二三日內即令同難人搬來。這個短期間，翻譯天天來看，恐有意外。我在這一段的經驗中最令我得着教訓的是：一個人求生固然不易；求死亦復大難。或可說求死之難，不下于求生。

關於這個道理，我現在作一個說明。原來人的身體直是一架機器。機器如果內部關節本來有了毛病，外力一加即會散破。倘使內部尙沒有毛病，專靠外來的力量，如果力量不太大，恐不能使其毀壞。最奇怪的是：這樣的機器有其自身的一套機能，換言之，即 body mechanism 是一個獨立自成系統的東西，並不受心理的指揮。當我上吊的時候，心裏是決意速死，但手却不聽指揮，硬要自動地自去拉着那根繩子，使喉間稍鬆，得以透氣。這便是心要死，身要救。乃是一個極矛盾的現象。又如我想窒息。用了種種方法，而其結果總是由於自己的氣將這個窒着的東西推了出來。可見身體自有其一套完整的機括，在這個機括中本身即具有自己保護自己的功能。心想毀壞身體，而身體却自己有保護作用以抵抗之。從身體一方面來說，使我不能不相信唯物論。但心居然能作主，自己可以否定自己，亦不能說只是一個副產品。於是我平素所不歡喜的兩元論便爲不可逃避的結論了。可見一切眞理必由於實踐與親歷，專憑空論不能有所決定。

後來在獄中雖度日如年，却並無事足紀。僅有一回，在吃飯的時候，我和同居的同難者說話，被看守聽見了。（獄中犯人不許說話。但我在可能範圍內總是要破壞這一類的規則，以出胸中悶氣。）他便開門進來打我一下。我盛怒，立將飯碗向他擲去。他亦大怒，又來打我。我亦回拳打他。畢竟他力量大，將我推倒在地下。把我的被褥拿去，其意是讓我受凍一夜。我同看守兵吵鬧，不止這一次。所以我很感激洪煨蓮。有一次在一個大澡池，大家洗澡時，他低聲勸我千萬不要和他們鬧，不久必可出去。而趙紫宸勸我尤多。揭出八個字，是：在此忍耐，出後貢獻。他以爲國家民族乃至于世界文化都待于我們作貢獻，萬不可輕生。我自己知道性格偏于急燥，對于忍耐一層最不如人。不過我對于生死的觀念向來以爲儒家最好。所謂大哉死也，小人休焉，君子息焉。又如張橫渠說，生，吾順事；殁，吾寧也。就是活一天便做一天的人，盡人之性，遂成人的義務。到死便是終止，可以息肩了。死既是在勞苦人生的途徑中的最後休息，則又有何可憾呢？不過若是還不肯放我去休息，我當然亦不必強勉去休息。于是趙紫宸勸我每天冥想一個哲學問題。用以消磨這個如年的永日。普通我們常說，度日如年，不過是一個形容的言詞而已。孰知我當時眞的的確確，親親切切，身歷其境。其難受比挨打還要厲害。

尤其令人難受的是：初臥往往不能入睡，到後半夜始酣眠，彼時常常有夢，每次夢境總是在獄外的日常生活。醒來發見仍在獄中，心中萬分淒慘。因此我最怕作夢。如有一夜完全無夢，便認爲非常的好。有一次夢見回家，夢境十分清楚。到家時見着家兄孟劬。他雖十分高興，然却問我：你是鬼罷。我告訴他，我確是人，不是鬼。確是人回家，不是魂回家。不料醒來依舊在監牢裏，此時天尙未明，一燈如豆，其淒慘眞是可絕人寰了。又有一次夢見一個大宴會。其中都是文人雅客。有齊行嚴（士釗），我便拉着他訴說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九死一生啊」。好像他很開心的樣子；我便把自殺經過略略講給他聽。夢中境界都極分明。醒後回思頗引爲奇怪。這一段情况須用文學之筆來描寫，可惜我沒有這個本領。

其次比較難受的是：聽見同難之人在隔壁房中生病。有時還聞呻吟之聲。這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便起了願意死在一處的念頭。我在初被捕時有一個幻想：總以爲像燕京教授那樣生活的人，決受不了獄中的痛苦，或許有一二人要瘐死或病死獄中亦未可知。所以一聞有人生病即聯想到這個奇怪觀念。到了現在，事實完全相反。大家都是健在。可見意念往往與事實不符。此外還有一種難受，即是看見同房間的人被釋而自己仍拘禁，不能出去。鄧文如（之誠）本與我同屋，忽然有一天他竟被釋。我們只知道他被喚出去，不見重回來。因推知一定是釋放了。此時心中無限悲哀，有孤獨之感。于是我與趙紫宸談：倘使我二人同時出去最佳；否則一有先後，那個留在後的人實在難以堪受。

觀察文摘

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看法

原作者：費孝通

原刊處：知識與生活第四期

一

當杜魯門宣布將以巨額借款給希臘和土耳其的時候，很多人覺得五億甚至十億的對華借款似乎決不會再有問題了。馬歇爾離華時發表過一篇聲明，規定了借款的條件，無論怎麼樣，這些條件得滿足一下，給馬歇爾一個面子。那時，一般認為這面子也並不是太難給的，祇要馬歇爾所暗示的「反動派」向幕後退一步，拉幾個名義上並不叫國民黨的集團，加入一個地位抬得很高而實際並無權力的政治機構，美國一時收不回的「聯合政府」或是「基礎擴大了的政府」的條件就可以算做到了，伸出手去也就可以拿這筆錢了。

事實上，山姆大叔對中國卻並不像所想象的那樣痛快。先是有國務院發言透露中國的地位和希土不同。接着又要中國趕緊提具體計畫，而且說有若干建設計畫已經批准　可以借錢了。六月底快到，美國先說如果那期限前不提計畫，國會已通過的法案將作廢。後來美國自己說。展期是不成問題的，可是中國總得來商量呀！——這裏究竟在搞些什麼呢？

二

美國怎麼樣？如果我們想推測一下，最好把眼睛放得遠一點。

決定美國對華政策的力量當然很多，有經濟的，有感情的，有軍事的。在我看來，軍事的考慮，可能占着重要的地位。在重劃世界，根據實力來決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界線時，軍事的觀點必然會占領導地位。表面上世界戰爭雖已結束，實際上的戰爭還在進行。所以美國外交，包括對華政策在內，絕不能不先顧到軍事性的佈置。以前任參謀長來擔任主持外交的國務卿絕不是偶然的。美國在戰後的世界秩序中究竟能占多少地位是美國國務卿的主要課題。我們不妨把美國在過去二年國際間的活動看作美國國力伸張的試探。

美國在戰後所遇到最強的勢力是蘇聯。於是國際上最嚴重的問題是這個勢力怎樣能保持平衡。戰爭是發生在某一方想改變平衡，而另一方不願接受的時候。現在美蘇還在試探自己可以達到的範圍，樹立平衡的階段，談不到衝突。在試探階段中的現象，雙方都可以忽硬忽軟，忽進忽退，忽而談，忽而不談。聲音可以鬧得很響，行動卻把得很穩的。這正是美蘇之間現有的關係。

三

我們關心的是遠東的情形。這方面美國在日本投降之前，曾和蘇聯講過一個辦法的。在中國是以長城為界，在朝鮮是各得其半。這不但是美蘇的軍事範圍，受降區域，同時也是戰後兩大勢力的分界。但是日本在原子彈威力下突然投降了。接着中國在關內發生了嚴重的黨爭。這自然是美國的事，所以杜魯門以調解的名義出面干涉了。美國希望一個和平、繁榮、強大的中國，自然是可以相信的。可是這個強大的中國必須是個接近美國勢力的中國。所謂勢力圈所指甚廣，重要的是經濟和文化的。在這次大戰之後，十九世紀式的「帝國主義」業已變質。領土野心已經過時，甚至剝削壓迫也不成為上策了。不再是殺雞取蛋，而是養雞取蛋的時代了。在某一個圈子之內的國家，可以在一個強力的保護之下，積極方面依着共同的利益去開發資源，消極方面，防止另一勢力的侵入。美國把中國早就看成是自己圈子裏的附庸國。

中國內部如果沒有嚴重的黨爭，很可能成為目前的日本。美國可以代負保衛的責任，可以大量的投資，開發資源，提高人民生活程度。可是他同時也要在中國推行美國式的經濟和生活方式。馬歇爾來華的使命一方面是在從調解中獲得中國的統一，另一方面是在設計美國圈的軍事防禦線。我們不妨猜測馬歇爾的使命是假定了中國將是美國圈的前哨。他們的假想敵是蘇聯。美國肯費氣力，馬歇爾能以未來國務卿的身分，冒炎暑一趟一趟的飛廬山是有苦心的。但是馬歇爾在中國那幾個月的經驗影響了這位參謀長的全盤計畫。調解失敗是改變計畫的開始。

馬歇爾調解失敗的關鍵，正如張東蓀先生所指出的，是政協會裏有個東北的漏洞。這漏洞其實並非是馬歇爾的疏忽，而有他的打算。東北依着戰時的美蘇諒解並不在美國圈內的。可是東北太肥，美國是否能包括這片地域在自己圈子內的問題，在美國立場說，不妨試探一下。美國不便自己開口，於是留給中國政府去開槍。這是漏洞的來源。

馬歇爾所失望的並不是調解失敗，也不是在中國引起了內戰，而是在美國能用來確立美國圈內的中國政權的政府太腐化，太沒有效力；更使他失望的是在這政治權力下，連美式裝備部會失其效力，這影響了他全盤的計畫。使他懊喪的是在他想確立美國圈遠東防線的努力中，非但沒有獲得適當的合作者，反而得罪了中國人民，把傳統的兩國友誼喪失殆盡。人民的友誼是建立美國圈所必要的基礎。這項損失是很嚴重的。不但如此，他也明白，美國如果再這樣「調解」下去，不但不會有結果，反而會使中國進入他對敵的圈子了。他拂袖而去的原因在此。

四

馬歇爾應當已經明白他本來要扶的對象實在不太扶得起。如果美國沒有別的挑選，阿斗儘管無用還是要扶的。這是中國方面一部分人的打算，馬歇爾在他臨行的聲明中也不客氣的提到。提到這點的意思是說，不要以為我非扶你不可，美國還有別的辦法。

什麼辦法呢？很簡單，中國不成，扶植日本。麥克阿瑟本來就主張以日本為防蘇的軍事根據地的。馬歇爾沒有忘情於中國，所以來實地考查了一次。一看之後，單從軍事觀點上看，中國絕沒有成為防蘇軍事根據地的資格。理由很多。第一：美軍想在遠東作戰必須有廣大人民的合作。如果中國人民和美軍為難，這個仗是不能打的。美國在中國人民中友誼的降落是一個很重要的打擊。第二，如果中國自己的軍隊作戰能力太低，一旦有事，美國有保護這前哨的責任。這個責任需要龐大的陸軍，美國沒有這能力。美式裝備的中國軍隊成績太差，不是士兵不成，而是整個環境配合不上現代化的武器。所以美國絕不

敢在遠東大陸拉開戰線。中國對於美國，比意大利對於德國還差。

另一方面，日本所具的條件却太好了。美國可以在遠東站穩的軍事根據地是空軍的和海軍的。蘇聯的海軍絕沒有機會超過美國，空軍也難，陸軍則已經在美國之上。日本和遠東大陸隔開一個海，有如英國之於歐洲，易守難攻。如果駐上一支無敵的空軍和海軍，他可以隨時封鎖大陸。太平洋的安全可以保得住。日本人民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是富於服從性的。麥克阿瑟成了日本的恩人，什麼話日本人都肯聽。而且日本政府的政府效率之高不能和中國同日而語。一樣要費錢去培植友誼，在日本見效易，而收穫大。馬歇爾來華使命的失敗，使麥克阿瑟可以大踏步的去扶植日本了。這半年來美國的袒護日本眞是無微不至。眼看不久日本的經濟可以恢復了。如果日本乖乖的聽麥克阿瑟的命令，不遠的將來，日本陸軍也可以重建。比了戰前可以更為富强。

自從馬歇爾回國之後，美國對於中國的局面，很明顯的不像從前那樣焦急了。這情形很有一點像史迪威回美後的情形。史迪威的召回，並不是羅斯福不願得罪人，而是太平洋戰略的改變。史迪威時代是預備由大陸進攻日本的，所以對中國軍事不能放鬆。後來決定逐島躍進的戰略，中國的戰場也就失去其重要性，不必嚴迫中國改良軍事了。現在既以日本作為太平洋防禦基地，中國在美國圈內的地位也失去其重要性，不必嚴迫中國改良政治了。中國人民要美國撤兵，他可以撤，反正無所謂了。

五

中國在美國政府眼中並不是一個必須立刻加以控制的區域了。國務院發言人說中國和希土不同，在我看來，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裏。

如果說美國已忘了中國，那是不正確的。美國所要在中國做到的程度比以前是減低了。現在美國想做到的：第一，中國不成為蘇聯圈子裏的附庸。第二，中國經濟能早些恢復，成為美國的市場。美國祇要聲明說如果蘇聯干涉中國，他不肯坐視，就可擋得住不想求戰的蘇聯在中國的行動。在馬歇爾看來，國民黨雖不能剿完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能清算完國民黨的。他要讓雙方打到雙敗並傷，同意罷手時，他才肯再出頭。美國不急於有個安定的中國，是美國現在的態度。

美蘇間經了過去的相互試探，兩國勢力圈的劃分大概也快近於明朗了。複雜的是在歐洲。亞洲本來就不太難於解決。朝鮮問題的商談也表現在這方面問題的簡單。蘇聯早就承認太平洋是美國的內海，祇要美國在太平洋上的行動屬於防禦性質，蘇聯顯然是不關心的，美在遠東大陸上退一步，蘇聯自是覺得深中下懷，決不願再去刺激山姆大叔，在遠東採取積極行動。

美國在不觸犯蘇聯的程度內會對中國政府施捨一些的，但是決不會像希土那樣積極和迅速。他不會願意看見現有政權的崩潰，但是他却有耐性可以等現有政權自動走上和平的道路。即使不幸而內戰結束在他所不願見的現政權的崩潰裏，美國在整個太平洋的防禦上並沒有多大損失。何況一個經濟崩潰了的大陸並不能增加任何一個集團的力量的，祇是一個累贅，不要說美國不必來救濟和整理，蘇聯也不會有這救濟和整理的能力。這個混亂的大陸上苦的反正是中國人，於美國有何相干？美蘇雙方在遠東方面似乎已有默契，而且美國已在日本立下了軍事根據地，中國的混亂也引不起世界的混亂了。

（上接十八頁）輛空蕩蕩地跑過去。每一個路口都有警察檢查行人。四五輛大卡車滿載着全付武裝的兵士，連成一串，電車也只偶然有一在各大街道巡查，車頂上架着機關槍，車裏面帶着火箭炮。

尤其值得報導的，從六月一日起，天津市第一個恢復了郵電檢查和新聞檢查。從這一天起，睽違已久的「天窗」就在多數報紙上每天出現了。也就在這一天，有二十幾個人以「奸匪」的罪名被逮捕。官方並且說他們得到「可靠情報」說「有大批軍火運到某大學」。（但南開大學和北洋大學却早已是在軍警的嚴密保護之中，連交通都被斷絕。）同時他們宣佈正沿着各種線索偵察，準備逮捕一百多名的「共黨份子」。

「六二」過去了，每一家報紙都寫着「平靜無事」。人們戰戰兢兢，好容易熬過這一天。在密密的槍刺包圍中，學生罷了一天課，開會追悼死在內戰裏的軍民。平津學聯決定停止遊行，但是在學生中間傳播着一句話：「準備以鮮血抵抗獨裁暴政。」想到「五四」、「三一八」、「一二九」，人們互相問訊着：「歷史還會重演嗎？」

透過層層的槍刺，人們可以看到荒旱的農村。在天津近郊幾十里地方都不斷發生戰事，北寧路每天被破壞，這孤島一樣的城市裏，官員們正傾其全力以求「安定」，但這樣的「安定」究竟能維持多久呢？

（六月四日寄）

歡迎定閱

足下如果滿意本刊。請即逕向本社定閱。一次至少先付三萬。當按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在內照扣。款盡通知續定。

（上接第二頁）籠罩着的恐怖悲痛所粉碎了。這幾天的南京是一個恐怖統治着的城市。人們天天在講着戒嚴戒嚴，時時在着逮捕逮捕，學校裏處處在傳散駭人聽聞的消息。昨天晚上「黑名單」送來了，要交「十六個」。今天的「黑名單」上又增加了，要交出「四十」。同學們，尤其參加遊行請願的同學們，天天在聽着「黑名單」、「黑名單」，「十六」、「四十」、「四十」、「十六」。平日很要好的同學們，現在也被這可怕的氣氛疏遠了。一則大家在這個當兒再無閒情逸緻來談天說笑；好像人人皆在等候着剎那後的不幸命運降臨；但更重要的還是大家彼此均在相互的提防着，誰也不願掏出自己內心裏的話，恐怕對方是一個「特務」。據說在我們那天遊行的行列裏，就有同學指揮憲警，配合作戰。在這裏應外合毫無設防的學府裏，如何不令這些手無寸鐵的學子心驚膽寒！

復課！復課！善良的教授們個個在喊得舌敝聲嘶，吳校長（有訓）更是老淚縱橫。同學們亦為着比今日更偉大的使命與工作，而不願作不必要的犧牲。所以我們今天（六月三日）暫時休止罷課了！然而我們究竟是人！是有同情有熱血有良心的青年！當我們看到各地的同學一個個被毒毆而後逮捕，有的甚至躺在血泊裏，慘死在槍彈下，再加上衛外不時的傳來悽厲刺心的警笛聲，生命時時在感受着恐怖的威脅，精神刻刻在懸提忐忑的緊張中。我們的肉體雖然擺在教室裏，但教我們如何能安心讀下書去！故此向先生懇切呼求，請為我青年學生請命：向政府與社會人士呼籲，立即解除恐怖的威脅，讓我們安心讀書，饒饒青年學生吧！

王XX　六月三日　南京

完全的自由・無情的正直

編者先生：讀尊作「大局浮動，學潮如火」，「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等文，深為感奮。先生義憤填胸，正氣浩然，眞正喊出了青年同學們的心聲。在此暴風雨襲擊摧殘下，文匯等報被封，大公報縮頭縮尾，五四的精神正遭受着當年五四英雄的摧殘，正義人士，畏蜀如虎，而不顧一切，挺身為同學說話者，環顧海內，僅先生一人而已。本校一部份同學昨將最近兩期「觀察」先生之文剪貼兩大版，引起全體同學注意，其一版之大標題即曰：「從學潮認識大公報」，觀者堵塞，均為之拍手稱快。語云：「疾風知勁草」，此次貴刊，可以當之。我近日讀「馬克司傳」，在一八四四年德意志年刊出版後，路格(Arnold Ruge)寫信給馬克司說：「正如天主教信仰和貴族式自由不能拯救波蘭一樣，玄學式的哲學和科學並不能拯救我們。我們要和過去斷絕，才能脫離我們的過去。讓我們以完全的自由和無情的正直，批評我們自己和整個德國。」馬克司回信說：「我們並不武斷地提出關於新世界底教條，而是要在批評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我們的任務並不是預先建立一種將來和永遠解決一切問題，而是無情地批判現世界。所謂無情地，是說我們必須不怕我們自己的結論，也不怕抵觸當道的權力。」我讀後覺其所言「完全的自由，無情的正直」，甚可作為先生此次立言態度的寫照，也可獻為貴刊今後撰稿努力的目標。粗淺之見，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張XX　六月二日　上海

士大夫的考驗

編者先生：「觀察」二卷十三、十四兩期中先生論學潮和上海三報停刊的文章，增加了「觀察」和先生在廣大讀者羣中極大的威望。在全國進步的報紙書刊幾乎全被扼殺的今日，「觀察」已儼然成為廣大讀者羣精神的旗幟。我們願向先生熱烈的歡呼！當前的政治黑暗誠然是給予士大夫以嚴重考驗的時機，我們希望先生以更堅決，更明朗的態度領導我們！先生的聲音，是全中國有良心，有血性的讀者的聲音啊！是全中國人民的聲音啊！今天，只要不是過分的麻木與無知，或者是與讒大眞甘作寵兒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是悲憤涕泣的。據我們看到，原來極右的落後保守甚至反動的份子，今天也一致對現狀深惡痛絕揮拳攘臂了！尤其令人痛恨的是，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民青兩黨的新貴們，在自由，民主被蹂躪殘踏得體無完膚的今日，連屁也不敢放一個，這些無恥之尤的亡國妖孽，天亮時的狼狽下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願先生更堅決，更勇敢的領導我們，我們再一次向先生熱烈的歡呼！

文繼武　六月五日　南京

持論務須矜慎

編者先生：拜讀觀察二卷十四期大著兩篇，仗義執言，頗深「風雨鷄鳴」之快。惟文中用字，間有稍欠斟酌之處。（中略）當今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立言召禍，恆在意中。先生不顧一已吉凶安危，言人所不敢言，至大至剛，誠足以廉頑立懦，倘因此 貴刊繼文匯三報之後不見容於當局，在先生正是求仁得仁，廣大讀者羣自能予以道義上之支援。惟讀者基於對 貴刊及 先生一貫態度之深愛與惟恐其橫遭風雨摧殘，敢請 先生今後持論，務須極端矜慎，立於無懈可擊之地，則萬一仍不免於橫逆之來，亦所謂「正命」也。

蕭XX　六月二日　南京

朝陽學生的哭訴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受冤枉的女孩子。我含着滿腔熱淚向你哭訴一件慘案。這事于五月廿二號發生在北平朝陽學院。我們全體同學（除掉十餘個特務份子之外）的生命，自由，言論，一切失去了保障。憲警，特務人員瘋狂似的衝進全校，耀武揚威。我們的代理院長石志泉被他們逼迫得發昏幾次。我們的總務長王鎭遠，現任最高法院刑庭北平分庭長，手持特別通行證，在戒嚴時要求出校，被他們打了兩計耳光。我們的生活指導主任崔孝山（國民黨黨員），僅僅因為當着便衣隊對一個特務學生說：「為了學校前途，不要歪曲事實，擴大事態」，而被認為共產黨，懷疑分子。還有四個無辜的學生也認為是可疑份子。還有廿六個純潔的同學被特務毒打以後，反而被誣為毆人犯。廿六人中有傷勢非常嚴重的，至今仍未送醫院。有腦部受傷吐血發燒的，有面部打得不成人形的。還有兩位同學參加外面考試後回校被槍打死，至今還沒有查問姓名，學校仍在混亂狀態中，沒有誰敢去認屍。又被逮捕了十多人。

本校十八號下午經全校三分之二同學簽名，通過響應北大清華的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從十九日起罷課三天，並經大會選出主席團十六人（全被毒打了）。二十日五百多同學參加北平市大遊行，二十一日本市其他各校如清華，北大，決定次日繼續罷課一天，本校主席團及工作同學商議，遵照大會議決，正式公布二十二日上課，通告全體同學。二十一日突有所謂「復課委員」成立，由特務數人組織，貼滿辱罵標語。大會同學認為既已遵照大多數同學意思，決定二十二日上課，此種無禮行為，殊令大多數同學公憤，便貼出佈告，要他們申明理由。不料佈告貼出還不到數分鐘，被特務史國田撕掉（二十二日午後二時），因此發生衝突，史遂邀齊打手毆傷數同學，竟是一次小衝突。校方申明此事按校規處分。全校同學認為史等行兇，紛紛要求開除史等，一時空氣緊張萬分。不料史等以電話邀來憲警便衣隊多人，包圍學校，手持皮鞭，衝進校內，不問青紅皂白，遇見同學就打，被打者不計其數，受傷者起碼在五十名以上。重傷多人。四點多鐘，史在電話中告訴他們上級機關謂：「朝陽將有大暴動」，幾分鐘後，朝陽即被包圍，全校一片槍聲[illegible]聲。其時學校四週戒嚴，警察局長帶領多人，毒打了學生，還要威脅石院長

限期交出兇手。當場逼迫石院長簽字，限於二十三日交出兇手，否則不撤退戒嚴便衣隊。其後直到二十三日十一時才解除戒嚴，但進出同學仍需檢查，特務仍散佈校內校外，遇有他們認爲可疑的同學，拉來就是一陣毒打。被列入職人犯的廿六人中，有兩個女同學，其中一位姓程的，因某特務曾追求未遂，遂被列入名單。全校恐怖，人心惶惶。當解嚴後，報紙送到學校，同學紛紛閱讀關于自己的新聞，見中央社一篇與事實全然不符的謊言，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

我也無辜地被他們陷害了。我氣，我恨。我恨這些魔鬼的足跡染污了這片乾淨的學園。先生，我要求你把我們這不幸的遭遇刊載出來，讓每一個南方的同學都知道。一個被壓迫的人謹上。

五月廿四于北平

預伏一着

編者先生：不出報紙所預料，「六二」果然成爲一個恐怖日子了。然而，這恐怖却不是「陰謀份子」的結果，而是以「維持秩序」爲務的政府一手所造成。打開當日報紙，所看到的是一連緊急處置，戒嚴、包圍、逮捕、槍殺、流血等等字眼，不論是上海、廣州、重慶、成都、開封、漢口，社會秩序，整個陷入恐怖混亂之中。到今日，才深深領悟政府在「六二」未臨之前，對「六二事件」之嚴重，極盡宣傳誇揚之能事。其目的所在，原是預伏一着今日一切行動的棋子而已。執政者這樣不擇一切暴力手段，似已決心與全國人民爲敵，其後果將怎樣？中國今日似乎眞已臨到一個生死存亡的鬥爭關頭了。而這偉大的任務似乎又以知識份子肩負得最重。一些進步的報紙既已被封，而另一些報紙，如大公報之類，又吶不敢言的時候，我們只有誠懇地希望先生舉起這面領導的大旗，爲今日的知識份子帶向一條前進的大道。

孟紫明　六月二日　上海

低氣壓中的巨雷

編者先生：最近，平、津、京、滬各地青年學生掀動了「反內戰，反饑餓」的巨潮，我的內心立刻起着共鳴的反應。尤其是他們呼着：「現在公敎人員和老百姓不敢喊，他們不敢喊，我們要替他們喊出來！」的偉大口號，更代表了無數千萬受苦大衆的心聲。這一羣熱血的青年學生，眞不愧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我們在遙遠的南方聽到他們這口號時，彷彿在陰霾密閉底氣壓中，看到了一道閃光，聽到一聲巨雷，使我們意識到暴風雨即將來臨，而暴風雨過後，將是光明自由的明天！

最使我們感到痛心的，就是「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在反動勢力的箝制下，青年運動抬不起頭來，他們被抑壓在敎室裏噤若寒蟬，他們心頭裏的悲憤與苦悶，連叫喊的自由都沒有了，唉！

韓　堃　五月卅一日　江門

誰下令逮捕學生的

編者先生：武大六一慘案，全國各報想有報導。六月一日晚，鄧代校長報告與武漢行轅交涉經過，據說這次逮捕學生，是奉中央命令。可是六月三日上午周校長與杭次長來校報告，却完全相反。他們說：「離京時面聆蔣主席訓示：『中央並未下令逮捕學生』」。這非法逮捕，故意殺人的責任，究竟該誰負責？

龍××　六月五日　武昌

對付學生並無禁用達姆彈之例

編者先生：今閱大公報載武大敎授爲該校六一慘案宣言內有云：「根據醫生對死者的傷口檢查，所使用的槍彈，竟還是國際戰爭上被禁用的達姆彈」，意圖證明開槍者之非是。實則國際戰上達姆彈雖被禁用，對國內「赤手空拳」的學生，則並無禁用之例。「內戰內行」者，何至有誤？

宋次男　六月六日　南京

惜一人命而寒萬人心

編輯先生：台變導火線之主犯傅某，被處死刑，不爲過重，吾人不悉司法當局何故減之爲十年，惜一人命而使全台人寒心？

涑之　五月三十一日　台北

外交部情報司來函

編者先生：貴刊第二卷第十二期讀者投書欄內，載有朱詠沂先生四月卅中對中丹條約爲何反以英文爲主，請予解釋一函。茲特隨函奉復，是否可在

貴刊原處登出，還祈

斟酌爲感。

張沅長　五月廿七日　南京

詠沂先生：條約文字不同問題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爲兩種文字有同等效力。二爲另以第三國文字爲雙方解釋疑義之標準，此爲遇有不方便之時由雙方同意而后規定之法。從前外交上往往用法文，今則以英文爲便。此兩種均爲通行之辦法，雖各有利弊，但並無軒輊。

張沅長　五月廿七日　南京

新疆警備總司令部來函

觀察週刊主編先生轉貴刊通化特約記者先生鑒：前閱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之觀察第二卷第九期「從通化暴動看新疆前途」一文中載：哈密「某交通人員擅將卡車五十輛出售得價多入私囊云云」不勝詫異，比奉諭分緘第　區公路管理局，駐新供應局及哈密李專員嚴密徹查以憑究辦，茲據先後申復前來，均以多方調查毫無跡象可尋，詢諸當地人士，亦云向無所聞，不知先生對該項消息何處得來，其盼將發生時日地點名稱，檢舉確切事實，詳細密告本部，務必依法嚴懲，倘爲摭拾旁言，或竟出諸虛構，不惟淆亂國人聽聞，抑且有玷「觀察」聲譽，應請仍在觀察週刊立予更正，以釋羣疑而正觀聽，是所盼禱。順頌

撰祺！

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啓　（五月二十七日）

按：此函同時在五月二十八日新疆日報刊登